Kalgan, June, 1946
EXCHANGE

血淚仇

·劇本·

馬健翎著



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章

$300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印行

5716
7228

~~Wright Project 1947~~

馬健翎著

血淚仇

（劇本）

哥命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章
No longer property of the Hoover Library
HOOVER LIBRARY
C525
JUN 1 5

新華書店晉冀察分店翻印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EXCHANGE Hoover
JUN 1 '55

寫在前面

在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區域內，軍閥官僚特務土豪劣紳到處壓迫剝削敲詐殘害老百姓，勞苦羣衆掙扎呻吟於水深火熱之中，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妻離子散，十有九死，簡直可以說『無民不難』。

八路軍新四軍所創造的前後方根據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黨政軍民親密團結，積極抗戰，努力生產，豐衣足食，到處蓬蓬勃勃，歡天喜地，——但是，壞人見不得好人，有好人，壞人耽心自已壞不到底，於是想盡了一切無恥的方法，陷害好人，因此就有『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的狂吠，竟然調動大兵，包圍邊區，準備內戰。

人常說『壞人天不容』，這是從前的人們對於眞理的偉大力量，沒有明確的認識，抽象的功歸於『老天』或『天理』，其實那個『天』字應作大衆解，就是說大衆不會容忍壞人的。

今天中國的壞人，如果夢想壞到底，那末，在他們壓迫下的人民大衆一定不容，在各抗日根據地邊區享自由幸福的人民大衆一定不容，結果他們會落一個『天下無容身之地』。

二

中國的勞苦大衆，已經覺悟了，中國的勞苦大衆已經有了自己的力量，誰敢欺負中國的勞苦大衆！

從這個劇裡就可以看出靠誰解放中華民族，靠誰解放中國人民。

馬健翎起稿於一九四三，九，七，延安。

『血淚仇』各個場面簡單說明表

場次	名目	出什麼人	用什麼導具
一場	識丁	田保長、劉榮、郭主任、孫連長、兵甲、乙。	紙烟、包錢的白布包子、手槍。
二場	派丁	王仁厚、王老婆、狗娃、田保長、保甲、乙。	麻繩一條。
三場	賣地	桂花、王仁厚、王老婆。	紙錢包子。
四場	交款	兵甲、孫、韓排長、劉、郭、田。	紙烟、火柴、白布錢包子。
五場	上坟	桂、老、東才妻、狗娃、王、東才、保甲。	
六場	抓丁	韓、兵甲、乙、王、東、壯丁一、二、三。	繩、皮鞭、馬捧、筐子。
七場	逃	桂、老、媳、狗、王。	破被、爛東西、扁担、繩、包袱。

八場　潛埋　兵甲、乙、壯一、二、三、東、孫、韓、兵丙、丁。　木桶、杓、碗筷、担架、繩。

九場　指路　王、老、媳、桂、狗、老馮、兵丙、丁。　小口袋、黑饅頭、雞。

一〇場　龍王廟　王、老、媳、桂、狗、兵丙、丁。　血彩。

一一場　進邊區　縣長、白科長、小勤務、王、桂、狗、鄉長、工作員二。　钁頭二把。

一二場　互助　團長、勤務員、鄉、王、桂、狗、吳老二、胡老、張老婆、鄉指。　扁担、桶、筐、饃、盆、筷、杓、菜桶、鍋。

一三場　開兵　孫、韓、武得貴。

一四場　紡棉　桂、劉二嫂、王、狗、鄉。　盆、杓、碗、筷、簸箕、紡車、帚、棉綫、罐……

一五場　派差　孫、韓、武、東。

一六場	放哨	兵甲、壯一、東。	貨担子。
一七場	投軍	張虎兒、胡。	土槍、一袋糧、一袋菜。
一八場	接頭	黃先生、東。	饅頭、紙包、信。
一九場	政府忙	鄉、吳、王、虎、胡、善牛、張、黨老先生、女子一二、黃、鄉指。	布袋三、鷄、鷄蛋一筐，紅纓槍一。
二〇場	砍柴	桂、狗、王。	砍柴斧一、麻繩。
二一場	放毒	東、吳、桂、狗。	包袱、紙包、瓢一、博郎鼓、桶、杠子。
二二場	送柴	王。	斧頭，柴一背。
二三場	中毒	王、桂、狗、鄉、任醫生。	柴、掛包、藥包、盌罐、鞋幫子、信。
二四場	逼刺	黃、東。	小手槍。
二五場	刺父	東、王。	小斧頭、旱烟袋、火柴。

二六場　全家哭　桂、狗、王、東。　鋤頭、麻油燈。

二七場　回營　東、兵甲、武、孫、韓。

二八場　爆炸　韓、東、兵丁、兵甲、壯一、三。　假手榴彈二、（帽圈引線全）嘯、血彩、放大火。

二九場　見屍　祁連長、貴、兵乙、丙、戊。　大槍四、手槍一。

三〇場　追趕　東、兵丁、壯一、三、祁、貴、兵乙、丙、戊。　大槍。

三一場　自衛　吳、虎、劉三。　紅纓槍。

三二場　佈防　高連長、八路軍子、丑、寅、卯。　大槍四、手槍一。

三三場　二老碰　玉、胡。　紅纓槍二枝。

三四場　擊退　吳、虎、劉三、兵丁、壯一、三、祁連長、兵乙、丙、戊、高、子、丑、寅、卯、王、胡、東、張、牛、何、黃。　篩、饃筐、肉、血彩、繩、假山圍子。

「血淚仇」登場人物說明表

什麼人	怎樣的人
王仁厚	老農夫，五十餘歲，為人梗直果斷。
王老婆	仁厚妻，年相似，操勞過度，軟弱無能。
王東才	仁厚子，年二十七八，農民，性格與其父同。
桂花	仁厚小女，年十二三，活潑伶俐。
狗娃	東才子，年九歲。
東才妻	年二十四五，生的很好看，為人艱苦忠厚。
田保長	年三十餘，是一個貪財愛利的小人。
劉欒	聯保主任的心腹聯丁。
郭主任	聯保主任，四十左右，大烟鬼，奸猾惡毒。
孫副官	國民黨的副官，兇殘腐化。
兵甲	是一個班長，蛀侯，老兵，很壞。
兵乙	國民黨軍隊的士兵。
保甲	保丁，很兇殘。

保乙　保丁，性頗良善，有良心。

韓排長　孫副官的心腹，壞蛋。

壯丁一　三十左右的農民。

壯丁二　二十餘歲，農民。

壯丁三　同上。

兵丙　國民黨的士兵，壞蛋。

兵丁　國民黨的士兵，稍有良心。

老漢　友區的一個老農夫，忠厚人。

縣長　邊區縣長。

白科長　邊區縣府科長。

小勤務　邊區科長的勤務，年十三四。

團長　八路軍團長，左膊直，年三十餘歲。

勤務員　團長的勤務員，年十三四。

鄉長　邊區鄉長，三十七八，忠厚樸實。

指導員　邊區鄉指導員，很堅定，年三十餘，農民出身。

工作員　邊區縣府工作人員。

工作員　同上。

吳老二　農民，自衛隊的班長。

吳得貴　孫副官的勤務兵。

胡　老　老農夫，性躁，從前是難民。

張老婆　邊區的老婆婆，很進步。

劉二嫂　邊區農村進步婦女，紡績組長。

張狗兒　農民小夥子，勇敢。

黃先生　四十餘歲，八字鬚，醫生，是漢奸特務。

蘇．學　年十二三，少先隊員。

黨先生　友區的古老先生，爲人正直斯文。

女子一　友區的大姑娘。

女子二　同上。

任醫生　八路軍團部醫生。

祁連長　國民黨連長。

兵　戊　國民黨士兵。

劉　三　邊區農民自衛隊員。

高連長　八路軍連長。

兵　子　八路軍士兵。

兵丑　同上。

兵寅　同上。

兵卯　同上。

何大　邊區農民。

總計　五十二人。

註：如果演員有三十人左右，也能替換演出。

第一場　議丁

（田保長上）

田：（數板）這幾天把人忙壞了，一早起來就得跑，只要錢到手，那管他百姓哭嚎啕，哭嚎啕！（進門，白）聯保主任，郭主任在家嗎？

（劉榮上）

劉：噢，原來是田保長來了，裡邊請坐。（轉場入座）

田：主任在家麼？

劉：出門去啦。

田：天還沒晌午，每天這時候還沒起床哪，一定有什麼要緊的事吧？

劉：沒事，昨天晚上就沒回來！

田：沒回來？（想）我有要緊的事！實在不能等這怎麼辦？

劉：別着急，我給你找去，遠不了，跑不出這個圈子？（做鬼臉）

田：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劉：你知道什麼啦？

田：準是到曹三家裡，和曹三的媳婦睡覺去了。

劉　你知道，你就不知道，那女的可多啦。

田　多也沒好的。

劉　沒有，我問你杜栓那個媳婦怎麼樣？

田　怎麼？主任把她也弄到手了？

劉　噯！

田　美，美（忽然想起）曹三他爹那老頭子可利害呀，他的兒被抓當了壯丁，再有人强佔他的媳婦，說不定可要和你們拼命呢？

劉　你看把你慫的，他利害，他還比這個利害（拍手槍）聯保主任說他還抗公款，把老狗日的送到縣政府去了。

田　主任真有辦法，真有福氣。

劉　田保長，你這回到這兒來是繳款不是呀？

田　對啦。

劉　款子，收得怎麼樣？好收不好收？

田　喫，收的不好，剛够數。

劉　你不要騙我，聯保處給你保上攤了三萬元，你下去攤了三萬五，老百姓還敢少出一個錢嗎？你不要騙我，我又不要你的！（高聲的）

田　好我的那你哩！說低一點，你有困難，我那一回不帮助麼，不怕，下一回你到

劉　我保上來，我總不教你空回。

田　我跟你說笑呢。

劉　快請主任去。

郭主任　好，你等一會。（下）

（聯保主任，四十左右，大煙鬼，好猾惡毒）嗳！（唱）（二六）昨夜晚我在那杜家睡覺，那媳婦直哭的兩眼紅桃，雖然家成美事心中不快，懶洋洋只覺得難以長饒。（揉眼打呵欠，乏乏的進門）

田　郭主任。（輕浮，狎親）

郭　（癮的品的，落坐又打呵欠）你來的早。

田　我來一會啦！

郭　款子收齊啦吧？

田　收齊啦！

郭　好收不好收？

田　咳，難的太呢，荒災水災，老百姓都沒辦法，非打不給錢！

郭　能打出錢，就算不錯，不打不行，胆子放大。

田　（拿出一個小包子交郭）這一回的三萬元，如數收到。

郭　（接過錢笑着說）你也能搞幾個吧？

田　（笑着說）我不敢多搞，弄得够跑路錢就是了。
郭　（笑）哼……沒有關係，你就多搞一點怕啥呢！
劉　（內喊，急上）報告，來了一個副官帶兩個士兵。
郭　快給我拿濕手巾，（取濕手巾一塊，郭忙亂的擦了一下臉）
　　（孫副官傲然的同二個勤務吳得貴上）
　　（郭笑嘻的迎出，田隨其後）
孫副官　（三十左右，兇狠奸）你就是聯保主任？
郭　（恭敬的）是的。
孫　你姓郭？
郭　是的，請到公所裡坐。
　　（內有五人孫、郭、劉、田、貴，劉擺櫈子）
　　副官請坐。
　　（孫落坐後，審視周圍）
郭　（恭敬的給副官紙煙，擦火點着）副官到這裡是……
孫　我是師部政治處的政訓員，我到這裡的任務是要調查懲辦壞分子，聽說你們這一帶的老百姓，因爲旱災水災死人不少，好多人不滿意咱們的政府和咱們的軍隊，非把這些壞東西剷除乾淨不可。
郭　是的，是的，老百姓是非壓迫不可。

孫　以後你要多留意，調查這裡有沒有共產黨，他們總是主張改善民生堅決抗日，你願意抗日，這對於我們是不利的。

郭　是的，是的，我們應當小防。

孫　（瞪起眼來）什麼，小防！

郭　（賠笑臉）我們應當鎮壓屠殺他們。

孫　我告訴你，消滅不了共產黨，什麼都不方便。

郭　是的，是的。

孫　還有你們縣上的壯丁是派給我們部隊裡的，師管區教我來催，縣上讓我直接到你們聯保處要。（說着拿出幾封公文交郭）

郭　（看了一下公文）噢，這一次是八十名壯丁。

孫　怎麼，你覺得多麼？

郭　不多，不多，國難當頭，國家要人麼。

孫　本來按平日，你們每一聯保每月抽壯丁四十名，不過，我們這一師，要大大的補充，所以這一次你們要多出壯丁，一定要辦到。

郭　那是自然的，不過，這幾年來，這地方荒災水災老百姓苦得很，副官還得另眼看待。

孫　國難當頭，老百姓苦一點算什麼。

郭　咱們都是一個領袖，事情商量着辦，天理國法人情，都教有着。

孫　這是國家大事，不能隨便，我們當軍人的說一不二，不講情面，少一個都不行！

田　副官，我們實在難為的很呢。

孫　不要多講，公事公辦。

郭　好，我馬上召集各保長計劃計劃，副官請到上房休息休息！

孫　（起立欲動）事情要很快的辦，我可不同別人，麻麻糊糊是不行的，你們要是隨便抓幾個人，買流氓，違法欺天，小心！

郭　不能，不能，我也是戰幹團受過訓的，不能不曉得國家法律。

（郭把孫送下，田不安的徘徊着）

（郭麻麻的又上場）

田　郭主任，八十名壯丁，一個也不能少，不抓不買，殺人都辦不到！

郭　你不要躭心，上邊要的少，我們有小辦法，上邊要的多，我們有大辦法。

田　我看這個孫副官好像不愛錢？

郭　世上沒有不愛錢的人。

田　你看，這人神氣不對，兒的⿰口外樣子！（註：「⿰口外」陝北方言，與「那」字意思相同）

郭　兒，兒是要的錢多！

田　（愉快起來了）你說這一回化錢還能行？

郭　你簡直沒見過啥，我告訴你，不管是縣政府，不管是軍隊，吃錢吃的嘴都油油的，看見咻洋錢票子，比我都饞。只要他們肯要錢，咱就有辦法。

田　你聽我說，這一次八十名壯丁，按理你們保上應抽十名，你回去派上十四名，能出錢的壯丁按一萬元，實在不行的七千八千都可，你看着辦去，一個錢都拿不出來的窮小子，把驢日的綁起來，送到聯公所。

郭　現在是抓人容易，弄錢難。

田　你應當知道我們爲的是啥？

郭　當然我知道多搞幾個錢好，老百姓這幾年來，一年不如一年，老百姓的錢難搞的很！

田　我問你，你說老百姓怕死不怕？

郭　當然怕死麼。

田　怕死，就有辦法，你逼着教他死，看他花錢不花錢？

郭　自然要是硬打硬上，錢是能搞到的，我就怕弄得尋死上吊，風聲一大，上邊知道了，咱們受不了。

田　呸，把你幹了幾年公事，胆小的咻『鬆』像，你知道上邊是個幹啥的？縣長、

、專員、主席、團長、旅長、師長，那一個不發財，那一個不是在老百姓身上弄錢，你懂得個啥？

田　那你說不要害怕。（得意的）

郭　不要害怕，孫副官還是師部政治處的政訓員，老百姓裡邊要是誰敢反抗，就按共產黨辦。

田　你說不害怕，我就不害怕，不害怕了，就有辦法，這就去了。（唱）（二六）辭別主任忙回轉，這一回又能發大財，繩子捆來棍子打，那怕他老百姓不化錢。（下）

郭　睒，（唱）（二六）田保長是個胆小鬼，官塲的事兒不曉得；上愛貪財下有利，上下一致無是非。回頭來我把劉榮喚，聽我把話對你言，忙吩咐百姓送猪送羊送雞蛋，好酒好肉辦周全，孫副官咱要好招待，一步不到非等閒，我在此地莫久站，到上房與他細講一番。（齊下）

第二場　派丁

王仁厚　噯隱，（上唱）（四句慢截）遭兵荒遇水災天又大旱，河南人一個個叫苦連天

狗娃　，這樣糧那樣款攤個不斷，眼看看老百姓就要死完。
王　（慌張跑出）爺！快走。田保長進莊了。
狗　（大驚）田保長又來了？
王　來啦，還帶保丁，繩子棍子，我怕，咱們快走。
　　（撫狗頭）孩子，不要怕，不要緊！
保甲　（田帶保丁甲、乙氣兇兇的上）
　　（急拍門）開門！
王　（狗嚇縮王懷）
保甲　（驚疑）誰？
王　保長來啦，快開門！
　　（稍示驚疑猶豫，安慰狗）孩子，你到後邊去。
保甲　（狗娃下，王環視周圍）
王　（急拍門）快！
　　（驚縮一下）這就來，（開門）噢，田保長快請屋裡坐。
田　（田等兇狠狠的進去，田坐。）
　　田保長，忙的很吧！
　　為大家辦事（冷笑的）就是這樣。

王　保長眞是太辛苦。（此時狗扶王老婆由下場門暗上，偷聽）

田　王仁厚。

王　保長。

田　這一次又叫大家難爲，你要給我幫忙！

王　保長有什麼使用，我絕不推辭。

田　這一次上邊派的壯丁多，公事緊，沒法子，你的兒這一次可非去不可！

王　保長，你忘了吧，上一次我賣了十畝地，花了八千元，買過壯丁了。（腰裡掏出一個紙單）這是收據。

田　（接過沒有看就裝在衣斗裡）前幾天縣政府派委員重新登記戶口，以前買壯丁『替』名字的都不算啦，又要重來。

王　保長，這不對，你要想辦法！

田　上邊的命令，誰也沒有辦法，你敢違抗委員長嗎？

王　這簡直不講道理，要老百姓的命！

田　（大聲斥責）混蛋！什麼不講道理，國難當頭，老百姓的命算啥，把你的兒子交出來！

姥　（站立不定，跌倒地上，大哭大喊）天哟，這不要人的命了嗎！棗娃，快跑！

……

（王田等呆瞪一會，保丁緊張握槍捏棍）

東才　（急忙跑出來，扶其母）媽！什麼事！

田　（命保甲、乙）抓住！（踢姥）不准叫！

（桂花、狗，悄出將姥拉回）

（保丁甲、乙拉定東才，東渾身打顫目瞪口呆）

王　保長老爺！要是把東才拉走，我這一家人就完了。

田　國難當頭，委員長的命令，我管不了，你自己想辦法。

王　保長老爺，你看我把地要賣完了，地方都讓水冲了，我有什麼法子可想？

田　什麼，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王　實在沒有。

田　（示保丁把東捆了）捆了！

（保丁甲乙捆東才）

王　（急的亂動）保長！

田　拉着走。

（保甲、乙作拉狀）

王　（拉田）保長，你要救我，你要想辦法！

田　你沒辦法，我那裡來的辦法（大聲）拉着走！

保甲乙（大聲應）是。

甲　（用力擊束背）走！

王　（向保甲、乙作揖哭訴）你們先不要拉走，（轉身向田）田保長，（跪下）說是你恩寬恩寬，容小人一時，我還是想辦法就是了；（起立）（唱）（緊欄頭）拉我兒把我的心肝疼爛，田保長兒好比催命判官，保丁們一個個氣兇滿面，我的兒，只嚇的胆戰心寒，前一次買壯丁賣地一片，丟下了十五畝靠它吃穿，這一個逼的我還要出賣，顧不得全家人日後安然，（轉身向田）轉面來對保長話講當面，我還要賣田地情願化錢，但願你田保長多尋方便，念起我全家人常受飢寒。

田　（變笑容）（唱）王仁厚莫要哭，一旁立站，你聽我言和語細說心間；並不是我保長做事太壞，政府裡有命令我也爲難，這一次我與你多尋方便，買壯丁我替你出力周全，如今的東西貴啥都不賤，買一名壯丁費一萬二千。

王　（唱）（帶板）聽一言嚇得我渾身顫，從那裡能搞出一萬二千，我這裡把保長一聲呼喚，這一回還要你格外恩寬。

田　呸！（唱）（帶板）王仁厚你莫要那樣打算，聽我把話對你言，拿出錢來事好辦，拿不出錢來送當官。

東　老爹爹！（唱）（帶板）我這裡忙把爹爹喚，我的老爹爹哪，……老爹爹……呵……聽兒把話說心間，十五畝地不敢賣，賣了全家無吃穿，兒情願當兵上前綫，爲一人害全家兒心不安。

王　嘆，兒哪！（唱）（帶板）我兒莫要糊盤算，爲父心中自了然，當兵打仗還猶可，壯丁幾個活命還，咱家中老小無能耐，全靠我兒你動彈；爲父心中有主見，我兒低頭莫多言（截）（白）田保長反正儘我的家產變賣，我一定花錢買了就是了。

田　這就好，我得先把東才拉到保上。

王　保長，你把他留下，他不會跑，我一定把錢送來。

田　這是手續，錢送來一定放回，你放心。

王　保長，你知道我們是本分人。

田　（不耐煩）看你，這不是你一家，無論誰都是這樣辦，你懂不懂？（瞪視王）

（王低頭不敢言）

田　拉着走！

（保甲乙拉東，東難爲看王一眼，低頭而下）

王　（焦灼的目送田等押下，不見後）田保長，我把你好賊！（唱）（二六）官家做事太無理，把百姓全不在心裡；有一日百姓全做鬼，看你們坐官再靠誰，越

思越想越流淚，無奈何賣地走一回。（下）

第三場 賣地

（桂扶姥上）

姥 （唱）（二六）昨夜裡我的兒讓人拉走，一家人大和小兩淚雙流；但願我老頭子賣地順手，才能夠解去了全家憂愁。（落坐）

王 唉，（手拿錢包）（唱）（二六）世事說壞真到壞，窮人處處受可憐，買田賣地由人變，如今世事講霸權，無勢無錢不能買，有勢的乾買不花錢；萬般出於無其奈，賤價賣了好莊田。（截）（進門悶坐一旁）

姥 你回來了。

王 回來了。

姥 地賣了沒有！

王 唉，如今賣地都不由人了？

姥 怎，怎麼樣麼？

王 那些有錢無勢的人肯花錢，不敢買地，非賣給坐官的又有錢又有勢的人不可，他們仗勢欺人不肯花錢；沒有辦法，只好賣給他們，唉！世事這樣下去，窮人

都要死完了！

王姥　賣了多少？

我把所有土地賣了個一乾二淨，爭了一陣，哭了半天，（哭）他們才給了（看包）九千元。

王姥　（哭）唉！這怎麼得了，不得够我的娃不得回來，唉！天哪，怎了呀……唉！待我見了保長，痛哭一場，田保長也許念起咱家可憐，放他回來，（哭）說是你不要傷心，我就去了，（唱）手提鈔票淚雙流，（看包）全家的性命在裡頭；從此後吃穿二字無來路，老老少少斷咽喉；這才是官家不顧民間苦，許多的百姓淚雙流，低頭出門往外走，東才回，全家人才不發愁。（下）

姥　（唱）老頭子流淚出門外，倒叫老身把心躭，但願我兒能回轉，我全家老少謝蒼天。（桂扶姥下）

第四場　交款

（貴隨孫，劉隨郭上）

孫郭　（唱）（二六）每日裡游游蕩蕩真高興，

（接唱）好酒好肉吃不窮；

郭　（接唱）大搖大擺把門進，

孫　（唱）揚揚霧霧養精神。（坐在椅上得意的舒展）

（二人抽出紙煙，甲兵給孫點，劉給郭點）

郭　哎，你說究竟那一個好？

孫　教我說，還是曹家的媳婦好。

郭　還是杜家的媳婦好，年紀又小，臉又白，曹家媳婦有點口大咧。

孫　杜家的雖好，隊驢肏的哭的腦的，不給人要，冷『巴巴』的，隊有個啥意思。

郭　那有辦法，多給她花錢，吃好的吃慣了，慢慢一步一步的就來了。

孫　我看隊『鬆』拗勁大的太，難改。

郭　孫副官，我們押起來的那些壞分子，我看不一定都是共產黨員。

孫　難道你還不知道嗎？凡是主張堅決抗戰到底，改善人民生活，批評咱們國民政府和軍隊的人，都不是好東西。蔣委員長有命令，寧可以屈死九十九個人都不能放過去一個共產黨。

郭　是的，很對。

田　（手裡提一大包錢上）（唱）（二六）出門來只覺得身輕脚快，這一次弄到手幾萬洋錢；見主任我對他細講一遍，管叫他哈哈樂喜笑顏開（截）（進門）郭主任，副官，都在呢。（脫帽鞠躬）（劉給田找一個坐）

郭　怎麼樣？

田　還好，就是高二栓跳井死咧，再沒有出什麼事。

郭　我問你錢怎麼樣？

田　很好，一共搞到六萬五千元，只有常家李家兩家和趙家一家，一點辦法都沒有，在保裡押着，就連王仁厚我把老驢……的還『肯』的出了七千元哩！

郭　（高興的看孫）你看怎麼樣？

孫　好的，好的，有辦法！

郭　七個保，已經有五個保辦的不壞，那兩個保我想也不成問題，（問田）照你說那五家搞不出錢來？

田　不行，窮的太不像樣子，趙家把一個娃都餓死啦！

郭　那就把驢畜的縛來，交給副官。你把錢暫時交給文書，回頭再細算！

田　是！（立起出門）

郭　（隨後出門）田保長！

田　（轉回）主任。

郭　你們保上賭博『頭子』為什麼還不交來？

田　那容易，那馬上就可送到。

郭　沒有錢送二兩好的大烟也成。

田　對。(向田使眼色，意思要知道收到多少壯丁費的確數)。(田揑手碼七與八，得意的表情)。

郭　(郭高興的點頭進門)

(田下)

郭　事情就是這樣，心硬，胆大，就有辦法。

孫　按現在的情形，大概只能擒二十人左右，回去不好交代。

郭　報一些開小差的，吃一些空名字就行了。

孫　你倒什麼都懂得。

郭　告訴你，就是師部軍部啲鬼，那一件我不曉得。

孫　無論怎說，二十名有點太少。

郭　我知道，你帶的是兵，有的是槍，路上有的是人，還愁抓不下三十二十？

孫　你眞是個內行，咱們慣啦，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郭　什麼事？

孫　(示意兵甲與劉)你們下去(兵甲與劉下)，我告訴你，這一次我們師部的意思，錢也要弄，人也要弄，我自己也當然不能空回。

郭　那是自然麼。

孫　因此抓人補數是難免的，倘若路上抓了你保上的老百姓，要是沒有什麼關係，你可不要向我找。

貴　那不成問題，你肯幫助我，我還能不給你帶面子？

孫　那就好，咱們出去打牌走。

貴　好！（二人起立）說一句良心話，現在的人只可以裝好人，要是眞的打算當好人，非碰釘子不可。

孫　來！

韓排長　（年十四五，勤務員，跑上）副官。

孫　叫特務連第二排韓排長。

韓　是。（下）

孫　（年二十二三，兇狠惡毒）副官，什麼事？

韓　我們就要結束，你帶上一班人，到各處查店，路上等人，遇見四十五以下，十八歲以上的人，都抓起來。

孫　是，（欲走，聽孫又說話，轉回立正。）

孫　抓到人藏起來，不要讓人看見。

韓　是。（下）

郭　其實國難當頭，老百姓當然苦一些。

孫　那是一定麼，走，咱們打牌去吧。（說着拍郭的背肩二人親熱的下場。）

第五場　上墳

（桂扶姥，東媳拖狗上）

姥　（唱）（二六）清早間老頭子去保上，

媳　（接唱）爲什麼這時候還不回鄉；

姥　（接唱）莫不是錢少無希望，

媳　（接唱）等爹爹回來問端詳。

（王與東上，東垂頭，臉色不好看）

王　（上唱）（二六）去保上哭哭啼啼哀求保長，好容易將我兒帶回家鄉。（截）

姥　（一見他倆回，驚喜非常）噢，你們回來咧！

狗　（同跳上去抓東）爸爸！

桂　哥哥！（同望東的臉）

東　（難受的用手撫狗、桂的頭）

姥　（走上前審視，東哭）我娃去了兩天把臉都黃了，他們打你沒有？

東　沒有，媽！（用手擦淚）

王　哎，人是回來了，日月光景怎麼過？你們大家都坐了，聽我說。

（大家都落坐。）

咱家裡輩輩受苦，只靠三十畝地過日子，現在是都完了，完全是窮光蛋了；在這河南地面東邊是日本鬼子搗亂，地方上欺負窮人，軍麥徵糧各種款子，誰能支應得起；人越窮了，越發吃虧，怎能活下去，我已經打定主意，西邊逃難去，你們願意不願意？

姥　逃荒出去又怎麼辦？…

東　我看到那裡都一樣，出去還不是沒有辦法。

王　哎！這都是沒辦法的辦法，你們看咱河南人死了多少，人吃人，犬吃犬，簡直不能活下去了。我就不信咱中國走到處沒有窮人的路，也許西邊好一點。

姥　咱們現在窮的要命，連路途盤費都沒有。

王　我一輩子沒有道識，這一次我求保長的時候，說咱賣地賣了八千元，（摸腰）總算剩下一千（交姥）你先藏在身上，這就算咱的路途盤費。

姥　這能吃幾天，這不夠。

王　哎，窮人要打窮主意，我們說走明天就要走，多一天，說不定上邊就要攤下什

要款子來；東才！

東　爹爹！

王　這一次我們要遠離家鄉，活了活不了，回來不回來就說不定了，咱父子還就到街上買上幾份香紙，去到墳塋把王門祖先祭得一祭，哎，（哭）把祖先祭得一祭，算盡了後輩兒孫得孝心了。（唱）（二六）全家人就要離家院，但不知回來不回來，叫東才隨父墳塋去，到墳前痛哭一場祭奠祖先。

（王東下，姥等坐哭）

保甲　經徵處要保長催收陳欠，不覺得來在了王家的門前。（截）（進門）王仁厚。

（姥等嚇得呆滯不敢言，孩子們縮到大人懷裡）

（生氣）王仁厚在家不在家？

他出去了，你有什麼事？

保甲　你們還有五斗徵糧陳欠，經徵主任催得緊，快送去！

姥　哎，老總，你們保裡知道，我家裡窮得什麼都沒有了。

保甲　不行，國難當頭着呢？國家的徵糧誰敢不出，委員長的命令，違抗徵糧就是漢奸。

姥　（走上前拉保甲，連說帶跪）老總，你給保長說，我們實在沒辦法！

保甲　我管不了。（把姥捧倒）明天交不出看你受了受不了。（兇氣滿面的下）

姥　（拿出票子）天哪！天哪！這一千元還不得夠呵（唱）（桂、媳將姥扶起）又是壯丁又是糧，窮人活的無下場，等他們回來講一講，全家人捨死逃他鄉。（截）（齊下）

第六場　抓丁

（幕內皮鞭聲，斥責叫罵聲，疼痛叫喊聲，韓排長帶兵甲、乙，押三壯丁，繩連着）

兵甲　（用槍托打第三壯丁）走！

（第三壯丁倒，其他亦倒。）

兵乙　（用皮鞭亂打）婁鬼，走！

（正在亂打亂叫之際）

韓　你們暫時躲在那裡，前邊好像又來人啦！

（兵甲、乙推壯丁三人於下場門桌旁，韓也隱在一邊等着）

（王與東上，東手提小筐）

王　（唱）（二六）祭祖先哭的我肝腸裂斷。

東　（接唱）父子們一路上兩淚不乾。

王　（接唱）但願他年回家轉，

東　（接唱）全家老少祭祖先。（截）

韓　（擋定王、東）你們從那裡來？

王　我們剛才上墳去，祭奠祖先回來的。

韓　（指東）他是你的什麼人？

王　他是我的兒子。

韓　老頭子，你不要胡說，我認得他，他是我們隊上的逃兵。

王　呵喲，老總，他是我的兒子，你認錯了，他不是兵！

韓　（拿出槍）不准叫！

（王、東呆立不敢動）

來一個人。

兵乙　（走上前）韓排長，有什麼事？

韓　（指東）這也是一個逃兵，跟他們綑在一起。

兵乙　是。（抓東）

王　老總，這……

韓　（逼前）不准叫！

（王呆立，東打顫，由兵乙擺佈，把他和其他的壯丁綑在一起）

兵乙　報告排長，綑好啦！

韓　拉着走！

兵乙　是。

兵甲乙　走！（推打帶喊）

王　（不顧一切，奔上去）東才，東才。

韓　（一脚將王踢倒）狗日的再來就要你的命！（韓等與兵下）

王　（唱）（傷寒調）昏沉沉只覺得神魂不在，朦朧朧强扎掙頭兒難抬，我這裡掙老命將身立站，（掙扎起而復倒數次）不見我兒在那邊，哭了聲東才難相見，那，那是東才呀，父的兒……呵……大料我兒命難全，邁大步我把聯保見，（繞一個圈子）來到了聯公所大喊屈寃。（截）（大喊）寃枉，寃枉。

劉　（急上）什麼事？

王　快請聯保主任，我有話講！

（劉進去引郭上）

郭　什麼事？

王　（跪下）阿喲，聯保主任，我只有一個兒子，前一個月，我買了壯丁，這一月又買了壯丁，還……還讓他們抓去了。

郭　誰抓走啦？

王：隊……隊伍上。
郭：那一部分？
王：我不曉得，他們穿黃綠軍衣。
郭：那有什麼辦法，政府管不了軍隊上的事。
王：呵喲，聯保主任，你不能不管，我買壯丁給你們化了一萬多錢呢。
郭：混賬！你給誰化錢？化錢還不是為了你們自己，大聲喊叫什麼？滾蛋！
（氣忿忿的下）
王：（呆傻的目送郭下）啊喲，我的天哪！（唱）（帶板）王仁厚有難向誰告？我的天哪……老天爺……呵……活活的殺了我全家大小！強掙扎忙往家中跑，回家去老的哭小的號怎樣開交（下）

第七場　逃難

（桂扶姥，媳攜子上）
姥：（唱）（二六）日落月上天將晚，
媳：（接唱）為什麼他們不回還？
姥：（接唱）將身兒打坐小門外，

媳　（接唱）眾鄉鄰急早回家！

王　（內唱）（介板）王仁厚心中是火燒，（上頭倒爬起）走一步來跌一交，渾身打戰往前跑，（全家一見驚慌，攙王進門，老少齊叫）叫一聲姥姥（看姥）媳婦（看媳）不……不好了。

姥、媳　（驚異）什麼事？

王　（接唱）我與東才去趕行，中途路遇見了土匪兵。

姥、媳　（大吃驚）怎麼樣？

王　（接唱）橫行霸道不講理，把咱的東才……（看全家）他……他抓了逃兵。（全家放聲大哭，王也隨著後音，兩小孩也隨哭後音）

姥媳　啊喲，不好！（同唱）聽一言把人的肝胆驚炸，那……那是我哪兒/夫……東才/我的兒/夫……啊……這一陣性命難保全，忙把老老/參參一聲喚，聽我/兒把話對你言。（截）

姥　像就該去聯保處告狀！

王　我見了聯保主任龜子孫！他不管就是了，還把我罵了一場。

媳　就該到縣政府去告。

王　兒呀，咱們這裡，窮人只有受屈，那有伸冤的地方，你們曉得前莊裡殷老二的兒子，去年也是路上讓軍隊抓去，他到縣政府裏去告狀，到如今人死財散，有

什麼下場!?

（媳長嘆一聲，拭淚）

姥　誰也不要怨，單怨姓魏的不是好東西！你捨出一條老命，跟他拚命去！

王　那一個姓魏的？

姥　派款、徵糧、抓壯丁，他們那一回都說姓魏的搞的，難道你就沒有聽見麼？

王　他叫魏什麼？

姥　你糊塗了，他叫魏員長。

王　唉，你不懂！委員長，就是蔣委員長蔣介石，他好比從前的皇上，（發恨）大大的昏君！

姥　那你說我們怎麼得了？

王　怎怎怎……至到如今我們只有（看狗、桂）將這兩個小孩子抓養成人，就算好了（嚴肅莊重的說）媳婦！

媳　爹爹。

王　今天我要把話說明，你看東才讓人抓走，你不要妄想他還能夠回來，王門就是（指狗）這一條小根苗，我們只有外邊逃難，也許能活下去，你……你願意不願意？

媳　爹爹不要多心，你們到那裡，我就到那裡。（哭）我要把狗娃抓養成人！

王　（感動的哭音）你當眞願意？

媳　願意！

王　你不怕受苦受罪？

媳　（哭）爹爹，你不要耽心，我不怕受罪！

王　嘍，說是狗娃，狗娃，小孫孫，你還不與你娘跪了。

（狗娃向媳跪下，娃也跪下，全家人沉痛，媳抱狗娃哭，姥半昏落坐）（唱）

（緊擱頭）全家人直哭的肝腸斷，受害人直落得這樣可憐，並不是農人無能耐，怨只怨官家橫行霸道掠壓百姓殺人賊；下决心離開這河南地面，全不信普天下沒有老天，叫媳婦莫哭將身立站，到明天全家人逃往外邊。（截）（白）

你們不要哭了，今晚收拾行李，明天我們就要上路。

姥　明天保上要收徵糧陳欠。

王　什麼，他們今天催過了？

姥　催過了！

王　如此，千萬不敢等到明天，趕快收拾，（叫緊帶板）連夜逃走！（媳提包袱一個，王担一担，一邊是破被，一邊是爛東西）（唱）立逼的今夜晚就要逃走，咬牙關離開了故鄉故土，（用手拖狗）叫媳婦扶你娘隨在身後，這一去全家人冒闖冒遊。（齊下）

第八場　活埋

(內喊快走！兵甲、乙押四壯丁上，一綑連着，臉色灰白，六人上，壯丁一、三兩面挾壯丁二)

壯一　(唱)(二六)此地好比閻羅殿。

壯二　(病甚重，臉腫，身軟顛倒，簡直快要死)(接唱)(氣短)大蓋我命不周全。

壯三　(接唱)每日不能吃飽飯。

東　(接唱)全家老少哭皇天！(截)

兵甲　站住！(示兵乙)把繩子解了。(端槍)

兵乙　(把繩子解了，非常粗野的，壯丁疼痛咬牙出聲)

(壯丁們右手揉左手腕的繩痕，壯二難支，幾乎跌倒，壯一、三扶住)(兵乙作開門狀，門在中場，偏陽)

兵甲　進去！

(四壯低頭進門，壯一、三扶二臥倒，其餘蹲坐不一)

(兵乙作關門狀，並鎖之，然後下去)

壯一　唉，這眞要人的命！

壯三　一點這種都……

兵甲　不准說話！

(壯等直頑，長嘆幾聲，壯二呻吟)

唆，那一個當兵的不要命的啦！

(壯一向壯二示意，壯二聲音降低，兵甲下)

壯三　(作聽外邊聲音狀)唉，我們連犯人都不如！

壯一　我曾說你，不知道把咱們老百姓糟蹋了多少啦，我們村裡有好多人都當了土匪啦，我膽小，就落下這下場！

壯三　本來當兵打日本拚命也情願，把他媽的，就是受不了這罪。

(兵甲歸上)

壯一　說的好聽，服從抗戰建國，打日本復興中國，老百姓死完，復他媽的屁，復興……

兵甲　誰說什麼，混賬東西！

(壯丁們氣的發抖下)

兵乙　(提一桶飯，桶裡有杓，拿四盤四雙筷上)

兵甲　飯好啦？

兵乙　好啦！

兵甲　（走上去挖了一杓飯，聞了一下，笑着擺頭）

兵乙　（開了門進去，用腳踢壯丁們）起來，吃飯呢?!

（一、三、東起）

儂怎麼不起，萎貓賴狗！（踢）快起！

壯一　好老總哩，他病的連命都顧不得了。

兵乙　（走出去，把桶放進來）吃！

（壯丁們挖飯閒，擺頭，勉强吃，不時長嘆，低頭擦淚，吃不下去就放下了。）

（示意一、三，指二）問他吃不吃？

壯一　（走到二跟前）老鄉儂吃飯不吃飯？

壯二　（應聲低微）

壯一　（用耳湊近二）儂說什麼？

壯二　（搖手）我不想吃！

壯一　（向兵乙）他不想吃。

兵乙　不想吃?不想吃是飽着呢！（將飯提出，把門關鎖後，下）

（兵甲稍待也下）

壯三　什麼飯，連豬食都不如！

壯一　人家會算賬，買的時候不要多花錢，嚐吃不下又省東西，人家才能賺得錢多。唆！

壯三　（向東）老鄉，你怎麼不說話，心上有啥事呢？

東　我不明白，為什麼人家賣了地，花了買壯丁錢，還要把人抓到這裡？簡直不講道理。

壯一　你還糊塗着哩，道理是道理，事情是事情，如今什麼事都不按道理走。

東　你們不曉得，我家裡不得了，這一下我家裡老的小的，就怕活不了（擦淚）！

壯一、三　誰都一樣！

（兵甲上）

東　我家裡……

（壯一、三擋住東嘴，示意有人來了）

兵甲　（手拿繩一條，開門進去）天黑啦，睡覺，來！大家一齊跟我出去解手。（壯一、三、東站起）（踢壯二）起來！………

壯二　（呻吟的口氣）我走不動，我………不去了……

兵甲　你不去，晚上可不能再起來，沒有那麼多的閒工夫陪你，是不是？

壯二　（哭音）唆，我不得活了，我………

兵甲　不准哭，媽蛋的，跑到這裡害病來了？（向壯一、三、東）來！排起來。（壯等快到上場門，背向觀衆，解小手）回！

壯三　我還要『巴』呢！（註：『巴』是大便的意思）

兵甲　他媽的，麻煩，快！

壯三　（退到桌角，面向觀衆蹲下，一、東站兩旁，因繩短又連着，一、東不得不彎腰蹲三）

兵甲　（拉着繩，將頭遞過去，捏鼻）快！（便完後，將壯等拉回去解了繩）脫褲子！

壯一　夜深了，人冷的很，我們又沒有鋪蓋的，褲子脫了受不了！

兵甲　上邊的命令，脫！

（壯等脫褲交兵甲）把他的褲子也脫下。

壯一　他病的很厲害！

兵甲　不管病不病，跑了誰負責任，脫！

（壯一脫二褲，二呻吟喊叫）不准叫！

（壯一把二的褲交兵甲）睡！

（壯等躺下）（把門鎖了，來回轉着）。

孫　侯班長！（身後隨員）

兵甲 有！

孫 （領兵丙、丁上）這幾天沒有跑什麼壯丁吧？

兵甲 上邊那一排房子，前天跑了兩個，我們下邊這幾個房子沒有跑一個。

孫 上邊有命令，隊伍要開走。

兵甲 往那裡開？

孫 西邊。

兵甲 怎麼又回去啦？是不是又………

孫 （生氣）你不要管這些。監視壯丁、新兵行軍，是很麻煩的事，你們要留神！

兵甲 是！

孫 （指壯丁房）這裡邊有病號沒有？

兵甲 有。

孫 重不重？

兵甲 重的很！

孫 是不是走不動啦？

兵甲 不行，連站都站不穩！

（壯一在內偷聽）

孫 那就乾脆就在今天晚上抬出去埋了（向兵甲）大概有六七個重病號都歸韓排長負

賁　責處理，你報告韓排長去！
孫　是！（下）
　　看嚴一點。
兵甲　是！
　　（孫下）
　　（韓帶兵丙、丁上，丙、丁用繩子縛抬門板上）
韓　侯班長。
兵甲　有！
韓　這裡有一個重病號嗎？
兵甲　有！
韓　（指門）把門開了。
　　（兵甲開門進去）
韓　（進門）那一個？
兵甲　（指壯三）就是他。
韓　（指其餘的）先把他們叫起來，跟大院子那些人縛在一起。
兵甲　（踢壯一、二、東）起！
韓　（向兵甲）拉出去！

（兵甲拉壯等，壯等號心的看着壯二而下）

兵丙丁　（命令丙、丁，指壯二）把這一位叫起來！（踢壯二）起來！

壯二　我實在不得動，饒了我吧！

韓　把他架起來！

（兵丙、丁把壯二架起來）

壯二　老總，你們要我到那裡去？

韓　因為你病重啦，送你到醫院治病，不要怕，讓他們把你抬走。

壯二　你老爺是我的恩人。

（兵丙、丁，把壯二放在門板上，用繩套好）

兵丙　（手拿壯二的褲子）報告排長，搞好啦！

韓　抬着走！

…………

兵丙　（與丁抬起壯二向下場門走了幾步）（轉過身問韓）韓排長，我看把他丟在山溝裡就是啦。

韓　胡說，不能叫人看見他，我們還要從上邊領棺材費呢；一定要埋了。

壯二　（急的亂揚兩臂，硬掙扎的大聲）什麼？你們要埋我，我能活，我能活……

韓　把口給塞住，（從丙手裡奪過褲子，塞壯二的口，惡狠狠的瞪罵丙、丁，並踢打之）你們狗日的是幹啥的?!（齊下）

第九場　指路

王　（這一回上來，只見肩上披一個破被）（內唱介板）一家人無依靠逃難在外，（上欄門，引全家上，媳、棧扶姥，王將狗推過來，到中場全家對視哭，一邊走一邊唱）（楊板）討的吃要的喝好不爲難，離家後到如今將有半載，走到處貧寒人有誰可憐；白晝間討飯吃無人憐念，到晚來睡孤廟冷涼難挨；可憐我全家大小淚滿面，一個個直餓的骨瘦如柴；最可恨保丁聯丁軍隊糟蹋太無見，把窮人當做了豬狗奴才，我只說離河南世事改變，誰料想到陝西越發可憐；這才是走頭無路把誰怨，一家人哭啼啼那裡按排；大路小路有千萬，逃難人該走那一邊。

姥　（呻吟叫板）（唱）（二六）開言我把老老怨，咱不該逃難到外邊，全家人出門有半載，難道說跑來跑去死外邊。

王　（接唱）姥姥不要把我怪，有飯吃誰肯到外邊：你我全家不逃難，在家下還是個淚漣漣。

媳　（接唱）老娘沒把我爹怨，萬般出於無奈間，恨只恨如今世事壞，窮人到處哭皇天。

姥　（唱）（介板）一陣陣只覺得身之體軟，渾身無力難向前；老老莫走且立站，咱全家老少憩一憩。（截）我們走了半天，我渾身疼痛兩腿困酸，憩一憩再走！

王　（左右探望了一下）好，我們憩一憩再走。

狗　爺爺我餓了。

王　（撫狗頭）我娃餓了，不要緊，前邊有村莊，到了那裏，我給你要點東西吃。

狗　不，我等不得，我要吃，……（哭）

王　狗娃不要哭，我給你找東西吃。

狗　我就要吃，我就要吃（跳，擦淚，哭）

媳　（拉過狗）狗娃，不要哭，到了前邊就有吃的。

狗　我等不得，我就要吃，把我餓死了（跳，哭）

媳　（打狗屁股）你總是不聽話，再哭，再哭（拉着狗左膊，轉圈子，狗越哭越兇，媳越打越急）

王　（抱過狗）說是媳婦，媳婦，你莫打他，小孩子當真的餓壞了，（狗一跳睡在地下打滾，放聲大哭，姥將狗抱在懷裡）（唱）（二六）叫媳婦莫把狗娃打，

小孩子年幼不懂啥；幾天沒有吃飽飯，他也能不哭不怨嗆。

老馮　（老農夫，上）（唱）（二六）正行走來抬頭看，紅日又要落西山。（藏）

王　老大哥到那裡去？

馮　走親戚看我女兒去。

王　老大哥，你身上帶不帶吃的，你看，我有個小孫孫，兩天沒有吃飯了。

馮　（看王全家）你們是逃難的？

王　是的，我們從河南跑到這裡。

馮　唉，如今的可憐人太多了。（說着從腰裡掏出一個大黑麵饃給王）

王　多謝老大哥！狗娃，不要哭了，還給你吃。（狗接饃大吞大嚼）

馮　（審視王全家）你們此地有親戚朋友沒有？

王　沒有。

馮　沒有你這一家人怎麼了『些』？

王　老大哥，你看你們莊上，是不是用人？（指姥、媳）她們可以縫針做綫，兩個小孩子可以伺候人，我雖然上了年紀，還能受苦種地！只要有人用，不圖工錢，有一經稀飯吃，餓不死就是了。

馮　唉，你不曉得，如今人人都難爲，我們這裡糧重款子多，常常拔壯丁，十家有九家窮，水推龍王廟，吾身顧不了吾身，誰還顧得用人呢?!

王　唆，你說我們該怎了辦？

馮　（看周圍無人）聽說邊區裡好，那裡糧也輕，款也少，老百姓日子過得好，你們河南逃難的，到那裡去的不少，都有辦法。

王　邊區在那裡？

馮　往北走（指）兩天就到了。

王　那裡是誰家管？

馮　那裡是共產黨八路軍的世事。

王　共產黨，我們保長常說共產黨殺人不『眨』眼，咱們敢去嗎？

馮　唆，你還不明白，保長嘴裡沒好話，你只管去，不要緊。

王　（低頭想）噢！保長不做好事，那裡來的好話。

馮　對着呢，快到邊區裡去吧！（唱）我們都是老百姓，因此上對你說實言，我要走，你們在（臨走再指路）到邊區往北走兩天。（下）

王　（接唱）老大哥與我講一遍，誠心實意露真言；從此一直往北走，到邊區也許能留戀。

（兵丙、丁上，丙夾一雞，姥、媳、娃、狗，嚇得縮做一團）

兵丙　（唱）（二六）前村後村攪莊院，

兵丁　（接唱）只嫌少嫌不出錢。（截）

兵丙　（向兵丁）媽的，老百姓窮的連啥東西都搜不出來。

兵丁　老百姓也就是可憐。

兵丙　（向王等）你們是做啥的？

王　我們是逃難的。

兵丁　一定又是河南人。

兵丙　你們又是想到邊區裏逃死去，是不是？

王　不是的，我們在這裏討飯。

兵丙　哼，不是的，你們不到邊區去，跑到北邊做啥呢？往南邊去！

王　南邊沒有辦法，我們才到這裏來的！

兵丙　放屁！（提老等）起來，到南邊去！

王　老總，到南邊我們就要餓死！

兵丙　（把槍端起）不准你說話，到南邊去！（王等無奈，過了回去。兵丙瞟視媳）夥計！

兵丁　怎？

兵丙　你看那年青的好不好？

兵丁　你管人家好不好。

兵丙　咱們暗暗跟在他們的後邊，看他們跑到什麼地方，回去報告韓排長，今天晚上

兵丁 (耳語)就是啦，少做一點壞事，良心要緊！

兵丙 毬，良心，當好人你就吃不開，你還可憐人呢，誰可憐你呢？你看，在官長跟前吃開的那一個不做壞事？

兵丁 韓排長把鄉下的好女人，糟踏的太多咧。

兵丙 韓排長算啥呢，孫副官才是個色鬼呢！不說話咧，快走，不要讓狗日的跑的看不見了。

兵丁 唉！(嘆了一口氣跟着下。)

(二人下)

第一〇場　龍王廟

王 (內唱介板)(唱)可惱軍隊太無理，(全家人上)立逼我全家又轉回，只見紅日要西墜，一家人今夜晚住在那裡？(截)

媳 爹爹，天黑了，我們今夜晚該在那裡住？

王 你們站在這裏，(哭)待我到高坡望一望吧。(走了幾步，脚尖點地探望)那裡大路旁邊好像座廟咱們就到那裡休息一夜了。

姥　唆，還不如早死了好！

王　不要那樣說，隨着我來，（轉圜唱）（二六）姥姥莫要多言語，小孩子聽了太傷悲；我們此地暫躲避，等機會全家人逃往邊區（截）（向前看）原來是龍王廟，我們就在廟裡躲避一夜再說。

（全家人進廟，關門，坐的坐，躺的躺，不時長嘆）

（兵丙、丁，作黑夜摸行狀，後隨韓排長）

兵丙　（低聲說）韓排長，就在這裡。

韓　好，你們把他們拉到前邊樹林子裡來。

兵丙　是。（韓下）（示意丁）不要害怕，不要心軟。

兵丁　（嘆了一口氣）

兵丙　（打門）開門！

（全家人大驚，老小縮做一團）

兵丙　快！

王　你……你們是什麼人？

兵丙　清查戶口的。

王　我們是逃難的百姓。

兵丙　不管逃難不逃難，快開門！

王　（緊壓門）饒了我們吧，這裡有女人娃娃，他們害怕。

兵丙　（生氣，用力踢門）他媽那屁！

（王正在壓門，被兵丙一腳將門踏開，王跌倒在地，小孩驚叫，姥、媳摟抱不使作聲）

兵丙　（踢王一腳）為啥不開門？

王　我正要開門，你把門踢開咧。

兵丙　哼，老東西，還裡有幾個人?!

王　大小五個人。

兵丙　（走到姥等跟前）這婆娘是你的什麼人？

王　她是我的兒媳。

兵丙　前莊上有一個女人跑咧，我們把她拉去，敵人認看是不是。（說着就拉媳，媳死墜，姥拉媳）

王　老爺（跑上去）

兵丙　（向兵丁）把他擠過去！

兵丁　（將王拉過）不准動！（王不敢動）

兵丙　（踢姥一腳）放手！（抽出槍指媳）走！

（王等嚇得不敢動，兵丙逼着媳走出門下）

兵丁　不准你們出來，出來就要開槍。（出門後表示難受，下）

姥　（哭叫）唉，天喲！這是什麼世事，我們不得活，我們不得活……（小的，老的，大放悲聲）

（忽聽後台打人騷動，喊叫聲，韓排長喊『你們不要拉，他咬着我不放』，兵丙說『韓排長，你拿刀子』媳『唉喲』！）

王　（槍放聲時已站起）你們等着，我出去看。

姥　（拉王）小心！

王　我還怕什麼？（邊說帶走，一頭碰在門牆上，一邊踩，一邊昏沉顛倒的出門摸着走）

（媳露臂，滿臉血，臂上有血漬，也是昏沉顛倒的摸着走出來，王、媳一碰，二人驚叫，退縮廟中，狗、娃叫聲，大叫，做緊抱狀）

王　你……你是……

媳　你……你是老爹爹？

（王上前將媳架定拖回）

（媳因餓昏過去）（全家喊媳）

媳　（唱）（陰死調）我只說老小難見面，誰知又能轉回來。強打精神睜開眼，（抓住狗）我的……狗娃，（看娃）小妹妹，罷了爹娘呵，（帶板）渾身疼痛

好難挨，刀子戳棒子打，鮮血流下一大灘；爹娘多把狗娃看，兒媳性命難保全
；講話中間好氣喘（顛倒，老小叫，氣喘掙扎，睜眼看老小）老娘，爹爹，妹
妹（彊抱狗一下），我的狗娃，丟不下年邁二老小兒男。（跌倒死去）（全家
叫媳，不應，全家大放悲聲，狗伏媳哭，王呆坐一旁抖顫）

姥 （急瘋了）（唱）（帶板）我一見媳婦把命斷（哭叫時，狗、桂和之）東才的
媳婦……我……我的好媳婦哪……啊……怎忍心丟下了老少兒男；年幼的狗娃
誰照管，我二老年紀邁能活幾天；轉過身我把東才喚（狗、桂和之）那……那
是東才兒呀，娘的兒呀……啊……不知我兒在那邊；一家人直落得人死財散，
老的老小的小疼爛心肝，死的死活的活太的傷慘；我不如碰頭死，死也心甘。
（碰死，身被王扶定）

王 （見姥碰頭時，即忙上前阻擋，沒有來得及，將姥身扶住叫喚，狗、桂都起立
叫喚，姥倒地後，也瘋了似的，壓一壓姥，壓一壓媳，看一看狗、桂，——此
時狗伏媳身，桂伏姥身哭叫——忽然放聲大哭）呵喲我的天哪，（唱）（帶板
）媳婦姥姥都把命喪（哭時狗、桂和之）那……那是媳婦，那……那是姥姥：
！呵……好似鋼劍刺心臟；死的死亡的亡，丟下一老小一雙；天黑地黑明星朗
，兩個孩子都哭娘；難民無勢難告狀，哭聲天叫聲地，我我我無有主張，（思
忖）唉！（另起介板）王仁厚收住淚兩行，事到了萬難要硬心腸；死的死了媳

……她……她們無希望，活的活着還要活；（手拖狗、桂起）你們莫哭聽我講，哭死了你們，她……她還是不能弄活；咱老小此地把她們葬，埋葬了她們再商量（截）（白）狗娃！

爺爺。

桂花。

爹爹。

你們不要哭了，哭上個什麼？我們把她們掩蓋了吧（在悲哀的音樂聲中，兩小不時啜泣拭淚，將姥、媳抬的放在鼓樓前早就鋪好的大單上，然後三人拿起單子，遮姥、媳回去，單子下邊放兩小凳，單子放下去如墳丘狀。）（向狗、桂）來！跪下叩首。（二人叩頭畢）（手拖兩小）咱們走！

爺爺，就是咱們走？

就是咱們走！

媽媽，（向後看墳放聲大哭）媽媽不跟咱來麼？我要媽媽哩?!（邁跳帶哭）

（緊摟小狗）（滾白）我可沒說，狗娃，狗娃，我的小孫孫?!你爹媽媽，死了，死了不能活了！她再也不能會跟着我們來了，（再叫滾白）唉（在鑼聲中，狗跳在墳上挖土，意欲要娘出來，王將他拉抱在懷裡）狗娃，狗娃，不明白的狗娃，糊塗的小孫孫，你再莫要傻想，莫要挖土，就是把你娘挖了出來，她也

是不會講話了。（唱）（二六）手攙孫、女好悲傷，兩個孩子都沒娘；（看桂）一個還要娘致養，（看狗）一個年幼不離娘；娘死不能在世上，怎能不兩眼淚汪汪。廟堂上空坐龍王像，背地裡咬牙罵老蔣，你是中國委員長，為什麼你的文武官員聯保軍隊是豺狼；河南陝西都一樣，走到處百姓苦遭殃；看起來你就不是好皇上，無道的昏君把民傷；我不往南走往北走，（拉狗、桂）但願得到邊區（看二小）老小能活。（下）。

第二場　進邊區

（邊區縣長與白科長及工作人員二名肩鋤上）

縣長　（三十五、六歲，穿着通藍制服，上身敞開，露出粗白布襯衣來）（唱）生產熱潮異高漲，

白科長　（與縣年相等，其他亦相同）（接唱）黨政軍民齊開荒。

縣　（接唱）又豐衣又足食人民興旺，

白　（接唱）邊區的老百姓喜氣洋洋。（截）

（四人取手巾擦汗）

縣長，我看你今天下午該休息、休息，這幾天太累啦。

縣：不要緊，我是受苦出身的，你看咱三科長從小念書念大的，現在開地挖荒滿有勁，眞是模範。

工作員：看，那山上的婦女同志也開荒哪！

白：嘿！今年有些婦女同志開荒都出名咧，老百姓很多小脚婆娘，上山挖地，爭的怕怕。

縣：我實服咱們毛主席的計劃，咱們邊區這麼窮的地方，這幾年大家生產，竟然搞的公家百姓都過好光景；頑固份子封鎖咱們，心想咱們吃不開穿不上，教那些東西到咱這裡看一看。

白：唉，國民黨反動派只曉得搾苦老百姓，升官發財，一點都不給老百姓想辦法，老百姓實在受不了！

縣：你等着看，把老百姓逼的太不像樣子，遲早老百姓不會受的。

小勤務：（縣長的勤務，跑上向縣長、科長敬禮）縣長，你們快回去吃飯，飯等你們着呢。

縣：今天靠你們小鬼做飯，我看一定搞不好。

小：咦，回去看一看，我們的蘿蔔菜，比他們平時還切得細，我們還要爭取模範呢！

縣：看！那裡好像又來難民啦，咱們等一等。（王携兩小上）

（唱）（二六）昨晚偷過封鎖綫，是不是來到了邊區裡邊。（截）

（縣、白迎上去，王、小畏縮退後）

老人家，你不要害怕，你從那裡來的？

老總，這……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邊區。

你……你們是八路軍？

哎，我們是八路軍，老人家你從那裡來的？要到那裡去？

哎，我是逃難的人呵（携兩小走上前）（唱）（二六）未開言不由人淚流滿面，我本是可憐人好不爲難；我姓王家住在河南地面；天荒旱，無收成，少吃缺穿；那裡的聯保軍隊行事壞，公糧公款任意攤；百姓死了有大半，有人把自己親生兒女殺死免飢寒；我只有一個兒子把活幹，抓壯丁一次兩次沒有完；前後花了好幾萬，把我的財產地土都弄乾；我只說買了壯丁人還在，誰料想軍隊無理當路捨人又把我的兒子拉走用繩栓；全家出於無計奈，連夜逃走進潼關；到陝西還是無人管，走到處軍隊警察聯丁保丁一打二罵無處把身安；最可恨那裡軍隊太短見，拉我的兒媳要强姦；不從就拿刀來砍，流血太多喪『黃泉』；我的老婆年紀邁，一頭碰死大路邊；一家人逃出五條命，只有三人活命還；昨夜偷過封鎖綫，但願得到這裡能把身安。

縣　（唱）（二六）聽罷言來好悽慘，外邊的百姓太可憐，轉面來我把小鬼喚，快叫鄉長這裡來。（截）小鬼。

小　有。

縣　請鄉長到這裡來。

小　是。（下）

王　（疑心的上下打量縣）

縣　老人家不要傷心，咱們這裡，優待難民，一定要給你想辦法。

王　外邊的老百姓都說你們這裡好。

縣　（拉狗，狗懼縮）小孩子不要怕，怕啥呢？

鄉長　（四十歲）（唱）（二六）縣長派人將我喚，急急忙忙走向前。（截）縣長你還沒回去吃飯呢？

王　（驚訝）嗯，你是……？

白　他是縣長。

王　（連忙跪下叩頭）你是縣長老爺，你看我還不曉得！……

縣　（即忙扶王）老人家，不要這樣，咱們都是一樣的人，咱們邊區人人平等，再不要這樣。鄉長，你吃過飯了吧？

鄉　吃過啦。

縣　老人家（指王）是河南逃難來的難民，且可憐的很，我看就分配到你們鄉上，找地方，借給糧，（向王），老人家，你能受苦吧？

王　能麼，我就是受苦種地的人麼！

縣　很好，很好。（向鄉）老人家上年紀啦，給撥一些好地，大家多幫助。

鄉　有辦法，現在咱們羣衆，都熱心幫助難民，什麼問題都好解決。

縣　好，你把老人家引的去。

鄉　（向王）你不要耽心，不能叫你受困難。

縣　鄉長，老人家剛從外邊來，不習慣，有困難不好意思說，你們要多關照。

鄉　那是自然的。好，（拉王）咱們走。

王　縣長老爺，這就實在……我忘不了你的恩！（說着跪下又叩頭）

縣　（扶起王）老人家，再不敢這樣，這樣就不對啦！

鄉　你不曉得，咱們邊區，坐官的跟老百姓是一家人，常在一塊兒，咱們走。

縣　好，再見，過幾天看你來（同白向上場門下）（王等與鄉長向下場門下，王驚訝感激回頭顧下）。

第二一場　互助

（團長，小特務員隨其後，提一桶菜，二人由下場門上）

團長　（三四十歲），（左臂因帶花直而不能曲，担一担飯，一邊是饃，一邊是湯，當襯有碗筷杓等）（唱）戰士們開荒上山去，我給他們送飯到山裡；軍民人等多種地，豐衣足食笑嘻嘻。（截）

（鄉帶王等由上場門上）

鄉　（驚奇問團）咦，你送飯呢？

團　（揚左臂）我因爲這一隻胳膊打仗帶花咧，不能拿钁頭挖地，所以我做飯給他們送，生產是大家的事麼。這位老人家又是逃難的？

鄉　是嘛，可憐的很，一家人死了幾口，好容易才跑到咱們邊區來。

團　唉，外邊把老百姓太不當人，（放下担子，拿出兩個饃給王）給娃娃吃去。

（王看鄉長，不敢拿）

鄉　（接過饃給王）不要緊，給娃吃。

（王接饃，分給兩小，兩小吞吃）

（特務員抓菜給兩小夾饃）

閻　（取出缽的，盛湯向狗）來！喝一缽湯。

鄉　（狗不敢去）

閻　（向狗）不怕得，你喝。

王　（狗怯怯不前的，一邊走一邊看王，展手欲接缽）

閻　（總以爲狗接來了，把缽一鬆，連缽帶湯撲在閻腳上）哎喲！（揉腳）

閻　（急向推狗一把）你做啥呢！（向閻）老總，對不起，燙着了吧？（取起缽，欲給閻揉腳）

鄉　（接過缽，阻老）老人家，不要緊，娃才從外邊來，看見軍隊就害怕呢，不要緊，（說着又另取出一個缽盛了湯，把狗拉過來，交給他手）

（狗接湯喝起來，又給桂喝）

（閻一邊揉腳，稍表示燒痛，一邊說着）老人家放心，到咱邊區來的難民，政府幫助，老百姓也幫助，大家給你想辦法；（向鄉長）你們鄉上糧要是一時不方便，我們給你借一些。

鄉　現在群衆都熱心幫助難民，什麼問題，都好解決。

（桂將碗筷放在籃內）

閻　你們鄉上安了多少家難民？

鄉　已經安下二十多家啦，都有地種。

團　很好，很好。（扭起扭子）你們在，我就走了。（唱）（二六）外邊的世事真可嘆，到邊區（白）老人家（唱）你把心放寬。（與特下）

王　他是咱們八路軍的弟兄？

鄉　他是咱們八路軍的團長呢。

王　團長？

鄉　團長。

王　就是帶領警衛連長的團長？

鄉　唆，告訴你，咱們的團長帶領的人馬，比外邊師團長還多。

王　（轉過身，向團長去處遙望）

鄉　（拉王）老人家，咱們走。（二人繞一圈）

王　唆，人家也是團長（唱）（二六）王仁厚聽言淚滿面，想不到那人是軍官，怪不道人人都說邊區好，到邊區另是一層天。

（吳老二上）

鄉　吳老二！

吳老二　（二十七，八歲的小夥子）唉，鄉長，有什麼事？

鄉　這位老人家 是剛逃過來的難民，你家裡，能不能騰出一個窰洞，讓他三口住下？

吳　行，能成！老人家，就到我家裡去，我給你找地方。

王　這就教你老兄難爲。

吳　不要緊，人麼，誰都有個一災二難哩，到咱們邊區，就跟一家人一樣。

鄉　好，你找地方，我再動員大家幫助。（向王）老人家，你先跟他去，我還有事！

王　你……你家去。

鄉　我就來。（下）

吳　先在這裡坐一會，（引王等進門，找幾個饃出來）你們先吃一點，我給你們騰地方去。（下）

王　（將饃分與兩小）孩子，咱們到了好地方啦！

柱　（別一塊饃給王）爹，你吃。

王　你們吃，我不餓。

狗　（也別一塊與王）爺爺你還沒有吃東西呢，快吃！

王　（按過兩塊饃吃着）孩子，這裡就是邊區，這裡就是共產黨八路軍的地方。

胡老　（老農夫，拿一個鐵鍋上）（唱）（二六）聽說又有難民到，借他個鐵鍋把飯燒（截）（進門）你老兄就是剛逃難來的？

王　是的，你老人家有啥事？

胡　我借你一個鍋子，你好好做飯。

王　老人家，你眞是好人，我忘不了你的恩！（作揖）

胡　看你老兒，不要這樣，咱們這裡不同外邊，政府極力的招護老百姓；政府一好，老百姓就變成一家人啦。我是前年逃難來的，政府給我糧吃，大家都幫助我，種二十畝地，三年不出公糧，五年不出租子，外邊把能過日子的人，都弄得沒法活，這裡把多少窮人都搞的有辦法，這裡是咱們窮人的天下。

王　這裡好，這裡坐官的老百姓都好。

胡　咱們這裡作官的，都是咱老百姓推選的，是咱們自己的人。

張老婆　（年五十六七，手拿兩個盌，二雙筷，還帶兩個饃）（唱）（二六）手拿兩盌兩雙筷，即忙送與難民來。（進門）胡老，你倒先來咧，你給人家借啥呢。

胡　我送來一口鍋。

張　正好，我送來兩個盌。這兩個孩子都是你的？

王　他是我的女兒，他是我的小孫孫。

張　好娃娃，親親的，來，我給你們拿來兩個饃。（說着拖過兩小，給了饃，問狗）你幾歲咧？

狗　九歲咧。

張　（問桂）你幾歲了？

桂　十二歲啦。

張　伱會不會紡線。

桂　會哩，我在家紡過線。

張　會紡線就有辦法，我給伱尋紡織組組長劉二嫂子，教公家給伱借上一個紡線車子，紡一斤線子可賺得錢不少哩！

桂　怕人家不給我借呢！

張　嗯——伱還不曉得，咱們這裡公家，一天忙來忙去，就是給咱老百姓辦事呢，紡線車子公家給伱借，棉花公家都給伱發。（向王）伱不要愁，伱種地，伱紡線；（指桂）能下苦的，在咱們這裡不要愁過不好日子。

（鄉背一袋米上）

胡、張　（齊說）鄉長也來了。

鄉　哎，伱們真好，把東西都送來咧。

張　伱當就是伱好，伱背的啥東西？

鄉　我從鄉政府借的一斗米。吳老二呢？

吳　唉。（跑上）

鄉　地方弄好了沒有？

吳　弄好啦……

鄉指導員（年與鄉等，爲人喜樂，勤苦負責，很匆忙的上）鄉長！（進門）

鄉　唉，指導員，你有啥事呢？

鄉指　我聽說來難民啦，跑來看一看。

鄉　（給王介紹）老王，你是咱們鄉上的指導員，『單顧』跑來看你的。

王　（很感激的，連聽帶說）這就實在担當不起……

鄉指　（連忙扶起）老人家，不敢這樣。你到這裡來，大家想辦法，不能叫你老小受餓。（向大家）你們給老人家借啥東西？（大家把自己借的東西一一說完後）

鄉　你們都好，實在，全中國的老百姓，都是一家人，應當互相幫助。好，（向王）這是政府給你借的一斗米，你暫時（向吳）住他的地方，過幾天你也參加變工隊，大家幫助，給你開一塊荒地。

王　我是五六十歲的人咧，沒有見過這好的地方，沒有見過這麼多的好人，你們邊區眞好。

胡　老大哥，這是咱們的邊區。

吳　咳，是咱們的邊區。

鄉　老人家，看你說的，咱們是一家人。

王　你們不嫌棄我？

鄉指　老王，世上受苦的窮人，都是一家人。

王　（笑着問）咱們是一家人？

衆　一家人。

王　（感動的揮淚）哎，你們都是我的恩人，（揖衆）（唱）（二六）王仁厚來淚滿面，衆位恩人聽我言：我離家逃難有半載，走到處窮人受可憐；眼看老小難存在，大家救我活命還；外邊的政府軍隊行事壞，多少人餓死大路邊。（截）

（張擤鼻子，揉淚起來）

鄉、鄉指　你哭啥哩麼？

張　（哭着說）我哭啥呢，民國十八年逃難到這裡，那時候這裡是國民黨，看不起窮人，受他們多少欺負，把我三歲的二女娃，活活的餓死，那時間要有咱邊區政府、八路軍，大家招護，我的娃是不會死的，活到現在（指桂）比這娃還長的大呢！

鄉、鄉指　好啦，好啦！你現在兒也有，孫也有，不愁穿不愁吃，還哭上個什麼？走，（推張）咱們大家幫助老王把地方搞好，走！

（衆齊下）

第一三場 開兵

孫　（上唱）（三六）處長與我講一遍，他說這軍隊往北開，即忙我把得貴喚，快叫排長上前來。（轉）吳得貴！

貴　有，（跑上敬禮）副官！

孫　你快請特務連韓排長到這裡來！

貴　是。（下）

韓　（進門敬禮）副官！

孫　你坐下。

韓　（坐）副官叫我有什麼事？

孫　處長告訴我說，上邊下來緊急命令，咱們這（指一個草圖）幾師人，明天就開拔，到北邊去。

韓　是不是打共產黨？

孫　我想大概是的。

韓　那東邊的日本軍隊誰防備？

孫　你問他幹什麼！聽我告訴你，師部政治處要我帶領特務連的你們這一排人，到

邊區邊界上去，調查鎮壓傾向共產黨八路軍的人。必要時，還可以指揮其他部隊擾亂邊區，破壞他們。

韓　呵喲，八路軍打仗可硬的太呢！

孫　咱們人多武器好。

韓　聽說八路軍鬼的很，冷不防就給你個受不了。

孫　你不要管這些。我問你，你們排裡新拉的壯丁，還有多少？

韓　（作計算狀）現在……現在還有七八個。

孫　怎麼，前後交給我四萬五千元，不是說老百姓只贖出去五個人嗎，怎麼就丟下七八個人啦？

韓　前一禮拜，病死幾個，現在還有幾個恐怕活不了。

孫　那就是啦，這一回，要給壯丁發軍衣，門面非裝不可。

韓　副官，我們這一排空名字很多，人數差的很多，該怎麼辦？

孫　那不要緊，我們自有辦法，上邊何嘗不知道。

韓　那我就放心了。

孫　韓排長。

韓　副官！

孫　你看你排上，忠心幹事，有胆量能下毒手的人有多少？

韓　連上補充的新兵多，老兵少，一大半都是常要小防他開小差呢，眞能幹幾下的，可以有十人左右。

孫　我告訴你，你也是復興社員，應該在這些事情上多留意，比方新兵裡面有什麼老實可靠的人，抓緊他服從命令，再給他一點便宜，他自然會忠實我們的。

韓　這事我還有點經驗，凡是我引他們出去弄過錢的，再做過髒事的，那些就能由咱們使用。

孫　那就很好，你要知道，到邊區邊界上，我們一定要配合其他的工作。

韓　那是自然。

孫　共產黨八路軍不是好搞的，我們非得明也要來暗也要來，我們自己沒有心腹人是不行的，（看一下周圍）這裡也沒有外人，聽我告訴你，有些人，你非得引誘他多做壞事，他不會忠心我們的，你越教他多做壞事，多佔便宜，他才能替我們送死，你明白了吧!?

韓　（點頭稱贊）是的，是的，很對，很對！

孫　好，你們早一點準備！

韓　是！（起立）

孫　還有，路上要儘量的說共產黨八路軍的壞話，還要說八路軍要打我們。

韓　是！（敬禮，向下場門下）

（孫向上場門下）

第一四場　紡棉

（奏起幽雅的絲絃，桌上放瓷盃，盃內有杓，旁邊有籮筐，預先地上放好一個線兜子）

桂　（衣服換新，上身穿粉紅衫；臉色也乾淨好看。拿條帶，簸箕，掃地，倒土，端出紡綫車子，放在絲絃懷前，洗手，捲花後，開始紡綫）（叫花音慢板）（唱）王桂花在窰內轉輪紡綫，只覺得一陣陣好不喜歡；來邊區還不到六月半載，我一家三口人有了吃穿；老爹爹開荒地三十畝半，又種米又種豆又種花棉；我每日能紡五兩半，交工廠能賺好多元；狗娃年幼也能幹，攬羊放牛照莊田；我三人勞動不偷懶，到明年吃肉吃麵還要把好衣穿。

劉二嫂　（年二十七八，夾棉花，並包子一個，內有綫穗子）（唱）（花音二六）身帶棉花又拿綫，我要把紡綫的細査一番；前莊裡走來後莊裡轉，不覺得來到了王家門前；不進門我還裡偷眼觀看，偷眼觀看（繞板）陂，好哇！（接唱）王桂花在那裡正在紡棉，窈窕小手把輪轉，身穿一件粉紅衫；紅花滿面眞好看，欽人越看越喜歡；小小年紀眞能幹，選他個勞動英雄理當然；我在此間莫久站，

桂　進門去與嬸把話談。（進門）（見劉非常歡迎，很活潑的）哎！劉二嫂子來咧！（放下紡車，跳起來）快坐下。

二嫂　你眞是好孩子，能勞動。

桂　（拿杓碗忙舀飯）劉二嫂子，吃點飯！

二嫂　（猝然相拒）我剛吃過飯。

桂　劉二嫂子，你看我能吃你的饃饃，你就不能吃我們的飯。

二嫂　我是飽着呢，你當我是客氣的不敢吃你的飯。（四周上下看）你們的屋子眞乾淨，這地是誰掃的？

桂　我掃的。

二嫂　你眞是好孩子，臉也乾淨，手也乾淨，地方也乾淨！

桂　瞧……（愉快撒嬌的音調）我還乾淨哈哩些。

二嫂　（拉桂手比自己的手）你看，你的手比我的白淨得多呢。

桂　我是剛才洗的，紡綫子不洗手，把綫子弄髒了，織出布不好看。

二嫂　你比我都想的周到，把你紡的綫拿來我看。

桂　（在地下車上卸下綫穗子給二嫂）劉二嫂子，不要見笑，我紡的不好！

二嫂　（拿綫端詳）嘿，你這小鬼眞巧，紡出來綫子又白又細，誰敢說不好。

桂　嗯，我不會紡線，學得慢些。

二嫂　你一天能紡幾兩線？

桂　我現在每天要擔水做飯，抽空紡線，能紡五兩半。

二嫂　你真有本事，年紀小事情忙，紡的線子又多又好，（從包內又取出一個線穗子）你看，比咱們的都好。

桂　嗯，我那裡比人家的好。

二嫂　我告訴你，區政府教我檢查紡線的呢，咱區上給你們紡線好的發獎呢，我看你就是第一名！

桂　比我好的人多着呢。

二嫂　你不信咱們走着看，第一名定跑不了你！

桂　劉二嫂子就愛說笑話，說得人家怪不好意思。

二嫂　這有啥不好意思，你要是得了頭名獎，連我這紡線組的組長都是光榮的！

桂　劉二嫂，咱們邊區對我們窮人真是好，你看我們來到這裡不够半年，政府幫助，大家幫助，現在滿的有吃有穿，劉二嫂，我永遠忘不了你的恩。

二嫂　咱們都是一樣的人，我們從前還不是窮的要命嗎，共產黨鬧起革命，我們才翻身的。嘍，咱們只顧談話，就誤了你的紡線，你快紡線去。

桂　不要緊，劉二嫂子常也不來，咱們多談幾句吧。

二嫂 咱們往後再談，我還有事，我就去了(唱)(二六)我要去，你紡線，許多的話兒改日談；二斤好花交當面，我還要到那邊檢查一番。(續板)(取棉花交桂)(白)桂花！你把棉花收好，我還要到齊大娘家裡去呢。

桂 你不再坐一會？

二嫂 (邊說着出門)不坐啦！過幾天再來。

桂 (送出來)過幾天一定要來？

二嫂 一定來，你快回去！(下)

桂 唉，(唱)(二六)劉二嫂與我把話講，桂花心中有主張，(進門，坐在車旁，一邊唱一邊紡)從此後越要努力紡，才不忘人家好心腸。

王 (臉色比過去好看多了，拿旱煙袋，肩鋤上，笑容可掬，狗隨王後，紅光滿面，手提水罐，二人穿衣服整齊乾淨)(唱)(二六)八路軍幫助百姓來鋤地，一個個和和氣氣笑嘻嘻；這才是國家的好軍隊，普天下要算第一的(過板)(進門)

桂 爹爹回來了。

王 回來了。(把鋤放在桌後)

狗 姑，飯做好了沒有？

桂 好了，你快吃去。

王 來，大家一齊吃。

（桂停紡，站起來）

（三人一邊吃飯一邊說話）

桂　爹爹，你們把陽窪地鋤完沒有？

王　今天的地鋤了個美，連後溝條的地都鋤完咧。

桂　嗯，我就不信。

王　你不知道，今天八路軍幫助老百姓鋤地，真好，八路軍無論坐官的當兵的真好！

桂　那你為什麼不叫人家來咱家吃飯呢？

王　人家不吃麼，誰家的飯都不吃；坐官的，當兵的把我抬舉的就和老人一樣，我心上實在不得過去。

狗　爺，我聽見變工隊隊長給吳老二說，你今年開荒開的多，鋤草鋤的好，又給大家幫忙，衆人要選舉你當勞動英雄呢？

王　這話可不敢給旁人說，自己說自己好，人家笑話呀！

桂　（得意的）爹，今天紡織組組長劉二嫂子到咱家來檢查我紡線呢，她說我紡的好紡的多，還說我是第一名，給我發頭等獎呢。

王　嗯，說這話的人多哩，我娃紡的線就是不錯；邊區真是好，把老百姓，看的和親生兒女一般！

狗　爺，你們都是勞動英雄，我算啥呢？

娃　你還小呢。

王　（開玩笑）我要是勞動英雄，你就是勞動孫子。

狗　我不要，勞動孫子不好！

鄉指　（笑眯眯的唱）王仁厚，年雖老，努力勞動，他的女王桂花紡線出名，他二人
男女老少都信任，許多人要學他勞動英雄。（截）（進門）

王　唉，指導員，快坐下。

狗　指導員，（跑上去）八路軍騎英再動事來不？

鄉指　（拖狗）還鬧，你看八路軍好不好？

狗　好，他們給我教唱歌呢。

王　指導員，快坐下！
（桂將車拿起，往桌後放）

鄉指　坐麼，（一邊靠坐，一邊看着桂，微笑的說）桂花這個小鬼，紡線出了名啦，
（說時，桂立定笑着聽）

桂　（一邊走一邊說）我紡線紡的不好。

王　他還小呢，不行！

鄉指　能成，人人都誇獎呢！

王　指導員有什麼事？

鄉指　團部叫咱們政府訪問你們，調查軍隊幫助老百姓鋤草怎麼樣？

王　咦，好麼，咱們的軍隊又和氣，又出力，完了連飯都不吃，眞是跟自己人一樣。

鄉指　也許有一個兩個不好好搞，你只管說，咱們這裡，不同外邊，政府軍隊是老百姓自己的，有不對處就批評，不要怕！

王　我說的是實話，都好！

鄉指　咱們八路軍就是這樣，前方打日本救中國；後方生產學習幫助老百姓。

王　我活了這一輩子都沒見這好的軍隊。

鄉指　老王你和桂花都準備着。

王　準備啥呢？

鄉指　變工隊要選你勞動英雄，婦女們說桂花紡線紡的好，政府要給她發獎呢。

王　指導員，我們担當不起，你給大家說，不要這樣。

鄉指　大家都說你們好，我說你們不好也不行；勞動英雄很光榮，你們學眞好，有啥担當不起。

王　你看我們逃難到這裡，全靠政府幫助，大家幫助，搞的我們能吃能穿，這就了不得咧，你們再要抬舉我，我實在担當不起。

鄉指　政府應當幫助你，大家應當互相幫助；咱們邊區就是這樣，誰肯勞動，努力生

王　產，帮助大家，誰就是勞動英雄！

鄉指　勞動生產，爲自己麼，與自己也好麼，大家還爲什麼要這樣抬舉呢？

我告訴你，全邊區的人，都能很好的勞動，咱們邊區就有辦法。要是全中國的人，都能很好的勞動，全中國就有辦法。咱們勞動的人有了辦法，毛主席就喜歡。

王　毛主席這個人，眞是老百姓的救星！

鄉指　老王你倒準備着，將來選舉出來，開大會，給你們發獎，你還要上台講話呢。

王　唉，我連台子下邊都不敢講話，還敢在台子上邊講話？快不敢……

鄉指　不講大家不讓。

王　我實在講不了。

鄉指　有啥講不了，咱們老百姓的話，老實話，心裡有啥話就說啥。

王　心裡有啥說啥？

鄉指　噢。

王　那我心裡有話哩！

鄉指　你常講話還要講啥呢？

王　我常講話要講文話呢。

鄉指　嘿，……咱們就講心裡的老實話，好，你們在，我就走了（唱）（二六）大家

鄉說你們好！生產勞動比人高；勞動英雄跑不了；兩面旗掛在你們的窰。（繞板）（白）你們在，我走啦。（起立出門）

王　指導員，你要常來呢。（全家出門送鄉指）

鄉指　對，你快回去。（下）

王　哎，（唱）（二六）邊區真愛老百姓，窮人個個能翻身，想起外邊咬牙恨，（進門）逼死了多少好人民。（留）（關門齊下）

第一五場　派差

孫　（上）（唱）（二六）政訓主任對我講，他言說那邊有暗藏，要我找人去幫助。叫出排長細商量。（白）勤務兵！

貴　（上）有，副官！

孫　請韓排長。

貴　是。（敬禮，下）

（孫拿出紙煙抽）

韓　（上，敬禮）副官，有什麼事？

孫　坐下，前幾次派出去那幾個到邊區裡作破壞工作的人有什麼消息沒有？

韓　還沒有得到什麼消息。

孫　政訓處剛才又通知我，這裡的聯保處高主任說，對過的邊區邊界上，有咱自己一個人，做特務工作，是河南人；他自己在那裡不好行動，要求這裡再派一個幫手。聯保主任要咱們派一個河南人去，看你排上誰合適？

韓　（作想狀）河南人裡邊可靠的人……唆，有一個新兵叫王東才，雖然沒有多幹事，這個人還老實，好利用，副官看怎麼樣？

孫　叫來咱們談一談。

韓　（下，引東上，東害怕不知何事）來，（進門，東怯步而進門，不自然的脫帽行十五度的禮）副官，他就是王東才！

孫　你叫王東才？

東　是。

孫　你家在河南麼？

東　是。

孫　你想家吧？

東　唆，副官！我家裡離開我，一家人就不得活。

孫　你家裡有什麼人？

東　我家有老父親，老母親，一個小妹妹，我的婆娘，還有一個小娃，老的老，小

的小，離了我就沒辦法。

（拿出日記本，一邊問一邊記）你父親叫什麼？

叫王仁厚。

你母親的娘家姓什麼？

姓張。

你女人的娘家姓什麼？

姓吳。

你妹妹叫什麼？

桂花。

你的孩子叫什麼？

叫狗娃。

你家裡窮吧？

家裡本來就窮，現在把地都賣完了，唉，非餓死不可！

那不要緊，你有胆量多做點事，賺許多錢給你家裡捎回去，不很好麼？

唉，我能做啥哩麼?!

只要你肯實心實意給我們辦事，有我招護你。

只要副官招護我，我還敢不幹事？

孫：你願意幹？

東：願意。

孫：王東才，這可是你自己說的話，是不是？

東：（疑慮）是！

孫：好，現在我們要做破壞邊區八路軍的工作，（指）邊區那邊有咱們自己的一個人，是一個醫生，姓黃，他也是河南人，你回頭打扮一個擺小攤做買賣的人，到他那裡去，就說你們是表兄表弟，到那裡，他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

東：到那裡幹什麼呢？

孫：到那裡，你表面上是做小買賣的，人們不注意，調查那邊有多少軍隊，把每條路都記清楚，有空子的時候，給他們井子裡邊放毒藥，有好機會還可以打死他們的人！

東：副……副官，我……不敢去，人……人家知道了要要我的命哩。

孫：不要緊，那一位黃先生在那裡，人也熟，地也熟，你聽他的話，担保不會吃虧。

東：那……那不是好事，害人哩麼！

孫：嗯！你沒有聽上邊常說麼，共產黨八路軍，今天也喊抗戰，明天也喊抗戰，弄得大家不安寧，所以破壞他們是應當的。你若能毒死一個人給你五百元，殺死

一個人，給你一千元，你要搞的好，把很多的錢寄給家裡，我還可以提拔你。

東　副官，我心裡害怕，我不敢去！

孫　混蛋！

東　（嚇的抖擻一下）

孫　這是命令，你敢不聽命令？

東　（害怕的不知怎麼好）

韓　王東才，你應該想開一點，又能升官，又能發財，這是很好的事。再說，軍隊裡，上官叫你幹什麼，你還敢不服從嗎？

東　（想了一下）副官，韓排長，我願意去，有一件，我回來以後，請求官長們，能放我回家去！

韓　回家可不能，咱們……

孫　（擋住韓的話頭，一邊眼瞪韓，一邊說）那成麼，為什麼不能？（覷東）只要你搞的好，回來以後，我保你帶上錢回家去。

東　那我就感你們的恩，你們就算救了我一家人。

孫　你願意幹？

東　願意幹！

孫　要幹就實幹，要是不實幹，不但要你的命，連你家裡的老小都活不了，你知道

不知道？（指本子）你家裡的人都在這裡邊記着！

東　我……我知道了。

孫　到那裡，人家黃先生敎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不能說一句二話，是不是？

東　是！

孫　（站起來，向東表示親熱）好好的幹，幹好啦，一定敎你回家，一定叫你帶上好多的錢回家。

東　（沒有答應，但也不敢表示不贊成。）

孫　到那裡不要叫眞名字，把你的名字改成（稍想）何三，記牢！

東　是！

孫　回頭打發你走，你先下去。

東　（擬走）

孫　不准告訴人！

東　是。（行禮，下）

孫　韓排長。

韓　副官。

孫　你要放靈活一點，我們用這一類的人，就要順着他的心眼走，任務完成了以後，他還能跑得出我們的手麼？

韓　是的，是的。

孫　下去把一切的手續搞好，多給他說些有利的話，還要教他知道不幹就不得了。

韓　那是自然的。

孫　路口上誰放哨？

韓　侯班長。

孫　可以告訴他。

韓　是！

孫　好，下去馬上就辦！

韓　是。

（孫由下場門下，韓由上場門下）

第二六場　放哨

（兵甲與壯一，此後壯丁都穿軍衣，壯一背步槍，沒有精神，兵甲帶短槍（上）

兵甲　（唱）（二六）每日裡路口把哨放，來往行人要嚴防；若能碰到好機會，要一個心眼弄大洋。（截）（白）劉老人，看你啉之樣子，一點精神都沒有。

壯一　好班長呢，人常不吃飽飯，肚裡餓着呢麼，那裡可來的精神？

兵甲　胡說，那一頓不給你吃飯。

壯一　唛，你沒吃那飯，不曉得是什麼米，聞都聞不得，連一點菜都沒有，誰能吃飽呢。

兵甲　以後這些話不准隨便說，國難當頭着呢，誰都要吃苦呢。

壯一　（無可如何的把兵甲看了一眼，嘆氣）唉……

東　（打扮成一個商人樣，担一担貨）（上唱）（二六）打扮商人做買賣，但願能够早回來。（截）

壯一　站住！

東　劉大哥，是我。

壯一　呃，你是王東才麼，（轉過看你一下兵甲）你……

東　咳！人家叫我到邊區去呢。

壯一　你去邊區做啥呢？

東　孫副官說，那裡有個姓黃的……

兵甲　不要胡說。（把壯一與東瞪了一眼）王東才，自己爲自己，心放毒一點，心蓄的人發不了財，你明白不明白？

東　明白。

兵甲　把狗日的，多搞死幾個，你就有辦法！

壯一　（向東）呵，你做壞事家？

兵甲　（拍，打壯一耳光）什麼叫壞事？媽的（連罵連打，又一個耳光子）（壯一甘受不敢動）

兵甲　（向東）一切手續，可不敢忘了。

東　記着呢。

兵甲　好，你去吧！

東　是！（對壯一有點表同情的難爲情的下）

兵甲　走，跟我到那邊去看一看。

（二人下，壯一在後咬牙發恨）

第一七場　投軍

張虎兒　（農民，三十幾歲，背一背糧，拿一支土槍）（內唱）（滾頭帶板）聽說頑固又搗亂，（急上）不由我一陣陣咬緊牙關；到政府我把鄉長見，要參加自衛隊打倒漢奸。（氣兒的連唱帶走，碰上了急急忙忙背一背菜，給軍隊送的胡老）

胡　（背一背菜，當虎唱第四句時出，被虎碰的幾乎跌倒）唉……

虎　（即忙扶定胡）唉，胡大伯，你到那裡去呢？

胡　（急喘着）我當我心裡急，我看你也心急的很。

虎　你老人家心裡急啥呢？

胡　聽說國民黨壞蛋，頑固分子，要打咱們邊區，狗日的太可恨；咱們八路軍開來咧，人家都送公糧呢，捐錢哩，我背了一背菜，給咱們軍隊吃的美美的，把狗日的國民黨壞『鬆』打的遠遠的，好狗日的又想欺負咱們。

虎　胡大伯，你看，（亮出土槍）我要到鄉政府報名去，參加自衛隊；國民黨狗日的胡跳皮教他狗日的吃傢伙。

胡　對，好小夥子，打！教狗日的得知道咱們邊區老百姓的厲害，走！咱們走！

虎　走！

（虎在後扶胡的菜捆，二人下）

第一八場　接頭

黃先生　（醫生，四十餘歲，八字鬍，穿長袍。是一個特務漢奸。此人出時，桌上放一些饅頭。）（唱）（二六）前幾天去信高主任，為什麼還不見來人；在家下只覺得心神不定，出門去望一望路西路東。（繞）（出門瞭望）

東　（担担上）（唱）（二六）一邊走一邊問，莫非他就是黃先生。（截）老先生

，有一位姓黃的黃先生，在那裡住？

黃　你是不是他的親戚？

東　是麼，我是他的表弟，他是我的表兄。

黃　嘿，你看幾年不見我就把你認不得咧！快回屋裡去！

東　你就是表兄？

黃　是麼。

東　你姓黃？

黃　（擠眉弄眼，東張西望）是的，你快回去。）

東　（懷疑的看着黃，進門，將担放下）

黃　（向兩邊看了一下，進門，稍停，聽外邊有什麼聲息沒有以後）你帶的東西呢？

東　我就担一担貨！

黃　不是問這東西，手續。（最後二字要重高）

東　噢。（從襪子裡取出一個小紙包交黃，然後果然的上下打量黃與看屋子裡的一切）

（黃接過紙包，打開看信後，走近東耳語）

（東點頭）

黃　你坐下。

東　（落坐）

黃　你以後還是背着包子出去方便一點。

東　對。

黃　不敢隨便說話，老老實實的要像一個好買賣人的樣子。

東　對。

黃　每天下午太陽快落的時候，一定要回來，這是最要緊的。

東　對。

黃　幹這一種事，最要緊的是守規矩，不能大意一點，出了岔子，不敢說實話，不敢咬旁人；說了實話，八路軍要活剝了你的皮，咬出旁人，有人會要你的命，知道不知道？

東　知道！

黃　（起立）好，咱們到那邊吃飯。

東　（拿起桌子上的饃）這裡有饃，我隨便吃兩個就行啦。

黃　（連忙奪饃）不敢，不敢，這裡邊有毒，我搞下許多，單等好機會，咱們兩個人抬着慰勞八路軍，敎他們吃了不得好死。

東　那人家不會尋咱們來？

黃　當然不能敎他們知道。好，咱們晚上慢慢的細談，先吃飯。（下）

（東隨黃後，一邊上下打量黃，一邊走，下。）

第一九場　政府忙

（吳背一袋糧在先，王背一袋糧在後）

吳　（唱）（二六）心兒裡忖惱國民黨，

王　（接唱）走到處害百姓太無天良；

吳　（接唱）軍糧軍草準備好，

王　（接唱）替人送來救國糧。（截板）

（二人將糧放下）

吳　（先進門）鄉長！

鄉　（上）唉，你們送糧來啦，好的，眞快！

吳　當然要快麼，咱們八路軍爲了保護老百姓，說話就閉下來啦，咱們的糧，當然要送快呢。（說着出門同王將糧扛進來。）

鄉　唉，老王，你怎麼送糧呢，不要你們難民出糧，不敢這樣，我知道你沒有餘糧麼。

王　哎，我就可恨我自己沒有糧，我是幫助他送糧呢。

鄉　你是上了年紀的人，背備多的糧受不了。

王　不怎，人心裡有勁，氣力就大。

吳　鄉長，你還不知道，還聽見老王前面說啊，走到國民黨，把多少人說的都流眼淚哩。我不讓他背，他非背不行。

王　鄉長，我着急我沒有東西給咱們公家拿出來，咱們的政府軍隊是老百姓的恩人，國民黨狗日的是什麼東西，它們不曉得害死多少老百姓，它們放着日本鬼子不打，跑到這裡打咱們的邊區，從前我不懂啥，現在我明白啊，有咱們共產黨八路軍，往後就有辦法，我再也不會怕它狗日的，咱們八路軍，咱們老百姓，打！把狗日的打的遠遠的，你不知道，中國人快教它們害完啊！狗日得，自己做壞事，還不讓人家做好事，看見咱們邊區老百姓日子過得好，狗日的眼紅呢。

吳　（念上）（唱）（調二六）急急忙忙往前行，不覺來到政府門（截）（進門）

虎　鄉長，這是我家的公糧。

鄉　啊哟，大家都齊心，咱們的糧，一定能按時完成。

虎　鄉長，我報名參加自衛隊。

鄉　自衛隊可要脫離生產呢！

虎　當然，我知道；國民黨狗日的想來欺負咱們，瞎了他狗日的眼，慢說咱們有八路軍，就咱們老百姓，也夠它狗日的拾奪，狗日的不服就來。

鄉　好的，少年英雄，咱鄉上連你有四個自動報名的。（寫了一個紙條給虎）你找自衛隊連長去。

虎　對。（接過條子，氣兇兇的下）

鄉　（向王）老王，你還不知道呢，咱們邊區的老百姓是打出來的好漢，國民黨頑固份子要是跟咱幹起來，你看，老百姓都是趙子龍、楊七郎。

（王捏着拳頭，咬着牙，低頭沉思着）

胡　（唱）（緊二六）一邊走一邊唱，不覺的來在了政府門前。（敲）（進門）鄉長，咱沒有好東西，給咱八路軍送一背菜。

鄉　老胡，政府不讓你們難民出東西，你一身一口，光景不大好。

胡　老天爺在上，我不敢說光景不好，從前在外邊，餓死老婆，賣了女兒，還是活不下去，現在有吃有穿，國民黨狗日得又想來欺負；鄉長，我也參加自衛隊。

王　鄉長，我也參加，我要是看見國民黨的軍隊，我非打死他們幾個不可！

鄉　不行，不行，你們上年紀啦，不合政府規定。

王　（欲說，被胡搶去了）……

胡　能打死人的，就該讓參加！

王　鄉長，我能打死人，能！能！

鄉　好啦，好啦，政府的規定，你們要服從。

王　鄉長，那我就太對不起咱們邊區，糧出不上來，人也出不上來，你要給我尋事情幹。

胡　給我也尋事情幹！

鄉　對，有你們的事情。

善牛　（鄉下小孩，拿紅纓槍上，進門）鄉長，友區那邊來了一個老先生，引了兩個女子，咱們軍隊敎送到這裡來。

鄉　老先生姓啥？

牛　姓黨。

鄉　噢，黨老先生，咏是個老秀才，好人，你敎他來。

善牛　（敬了一個禮，氣昂昂的下）是。

鄉　（牛敬禮時，就驚喜的說）唉，善牛這小鬼都兇咧，小八路！

（牛引黨老先生，頭戴禮帽，穿長袍短褂，同兩個姑娘上，二姑娘各夾一個小包袱）

黨先生　（古老先生，斯斯文文的進門）鄉長。

鄉　喲，黨老先生，你過來做啥呢？

黨　（說話文文的）唉，不能說啦，我們那邊軍隊紮的滿滿的，簡直是兇屠，流氓，佔老百姓的地方，拿老百姓的東西，開口就駡，出手就打，這，人都受慣啦，不算啥，他……他們……（看衆人）唉，我簡直不好開口，那些不要臉的東西，一見年青女人就……就……（二女低頭，羞的轉過臉去）說不成，說不成……

鄉　唉，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連土匪都不如。

黨　沒有人性麼，無廉恥，這眞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中國要是靠這些東西執掌軍政大權，非亡不可。（指二女）這是我的孫女，這是我的外甥女，我要把她們送到牛自高家裡。

鄉　噢，牛自高，是你老人家的大女婿。

黨　噢，是的，我，我就送去，你看行不行？

鄉　行麼，那有啥不行，不要多心，我放心你老先生。

黨　那我就去，噢？

鄉　好。

（黨與二女出門外）

鄉　你看我忙的很，老先生連口水都沒喝。

黨　我知道你們忙麼，你們一天忙正事哩麼，唉……（看周圍）鄉長，你屋裡沒有

外人吧？

鄉　沒有，你有啥話只管說。

黨　你告訴咱們八路軍，把國民黨的軍隊打的遠遠的，我們鄉邊的老百姓，愛邊區愛的要命呢，真是如大旱之望雲霓。

鄉　老先生，我們是自衛，大家還是希望他們回頭改過，團結抗日。

黨　啵，（搖手）不行，積習成性，永無更改。

鄉　（笑著說）老先生真咧，快去休息一下，回頭咱們再談吧。

黨　噢，是，……（轉身又轉過）你們邊區真是有辦法，（指牛）連這麼小的娃娃，就訓練成器，他把我照的牢牢的，你們真是大家齊心一致。

鄉　他不認得老先生，他們是有任務呢。

黨　那是理之當然麼，應該小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麼。好，我就走咧。（脫帽鞠躬）

鄉　（不知怎麼的，舉了一下手，覺得不對，不自然的深深的鞠躬還禮）（黨同二女下）

牛　鄉長，要不要再跟他們去？

鄉　不要，（指牛頭）好的，你們少先隊真了不起，能辦事。

牛　啥老傢伙，穿的長袍短褂，我當他不是好東西。

鄉　不敢駡人，快放哨去。

（牛笑了一下，跑下。）

張　（夾一隻雞，提一筐蛋）（唱）（緊二六）送來雞，送來蛋，見了鄉長說一番。（截）（進門）鄉長，我家的公粮，送到沒有？

鄉　送到啦，一早就送到啦。

張　我再沒啥好東西，把這一隻雞一筐蛋，送給咱八路軍，把國民黨打在十八層地獄裡邊，教它永輩子不能翻身。

鄉　你老人家真好，做啥事都要跑在人前哩。

張　鄉長，我永忘不了革命的好處，革命救了我全家人，我的兒女，都是革命扶持大的，國民黨又來反咱們的革命，又想叫咱們老百姓受難，不行，我就不讓。

黃　（肩一袋粮）（唱）（緊二六）為了翻身見鄉長，我也送來一袋粮。（進門）

鄉　唉，黃先生，辛苦，辛苦！

黃　不要緊，咱們政府待我真是好，我給咱們軍隊送這糧是應當的。

鄉　黃先生，你看國民黨反動派，可恨不可恨，把河防上擋日本的軍隊，調來打邊區，又要搞內戰呢。

黃　我看不要緊，打不起來，難道它不怕日本過黃河來嗎？

鄉　唉，你還不明白，它們根本就不認真打日本，國民黨頑固派的壞軍隊在華北華

南許多地方，跟日本軍隊商量好打咱們八路軍、新四軍，簡直不是中國人。

黃　眞是要不得，咱八路軍是好軍隊麼，爲什麼要打呢？

鄉　國民黨反動派，自己做壞事，見不得咱們這些好人。

黃　唉，你說這打起來，實在不好，這些東西，眞混賬！我就担心它們的人多，嚕們，唉……

胡　人多？還有嚕老百姓多？

王　嚕們八路軍一出頭，外邊的老百姓，都要起來跟它們算賬呢，你不要怕它們人多。

張　黃先生，你到邊區才兩三年，你還不知道革命的厲害呢，打起仗來，你看，嚕們老百姓都是兵比它還多。

鄉　我給你說嚕們從前鬧革命，三個人才有一支爛步槍，兩顆子彈，還有一顆是蹋火的，不能用，就那把國民黨反動派打的落花流水，現在嚕們八路軍，槍也好砲也好，頑固份子來了非消滅它不可！

黃　只要打倒國民黨，比啥都好，我贊成！

鄉指　（匆忙上）鄉長！

衆　唉，指導員，這幾天眞把你忙壞了。

鄉指　做革命工作，應當多出力；（看見粮菜等）唉！你們都是好的，送粮送菜，大

衆　　　家不要担心，這一次國民黨反動派若是公開投降日本，擴內戰，我們非打倒它不可。鄉長，區上來人啦，你快到我屋內開會去。（向大家）好，你們在，我還有事。（說着匆忙的下去）

胡　　　指導員眞好，常是一頭汗一頭水的爲大家辦事。

鄉　　　東西暫時放在這裡，明天你們取布袋來，我要開會去。

（大家依次出門，只有黃向上掚門下，走了幾步停下偸聽，等大家走了，他才下去）

張　　　鄉長，有什麼事，我能幹的，你只管說。

鄉　　　對。

張　　　鄉長，我『昨晚上』，一夜睡不着，我心想教我的二娃參加自衞隊，參加革命，革命是要大家革哩麼，你說對不對？

鄉　　　很好，很好。

王　　　對，我一定叫他報名。

張　　　鄉長，我心裡難受的很，我的兒子要是沒有讓他們抓走，我一定教他參加八路軍，報仇！他一定活不了，唆，鄉長，打起仗來，我一定要參加，我要殺幾個國民黨軍隊，報仇！

鄉　　　老王不要太傷心，有咱們共產黨八路軍，不怕報不了仇！

（衆齊下，黃亦下）唆！（唱）（二六）邊區都是好百姓，大家團結一條心；反動派若要胡扎掙，兒好比飛蛾撲火活不成。（下）

第二〇場　砍柴

桂　（桌旁放砍柴斧一把，桌上放麻繩一條）（桂上，狗隨其後）（唱）（二六）老爹爹去政府還不回轉，倒叫桂花把心担；手拖狗娃門前站，等爹爹回來問一番。（留板）

玉　（唱）急急忙忙回家轉，見了桂花講一番。（進）

桂　爹爹回來了。

玉　桂花。

桂　爹爹。

玉　我到政府裡去，見人家都給咱八路軍送糧送錢，咱們沒有什麼東西，你做兩雙鞋，我給咱上山砍柴，送給八路軍。你們不要害怕，有咱八路軍國民黨當狗日得造不了反。（取斧，拿繩）你先不要紡線先做鞋，做的結結實實，我這就砍柴去了。（唱）（二六）我就上山把柴砍，你在家中快做鞋，大家努力齊心幹，保衛邊區理當然。（下）

桂　（接唱）（三六）爹爹上山把柴砍，我這裡準備做好鞋，實『納』幫子千層底，八路軍穿上好爬山。（下）

第二二場　放毒

（桌裙下放一木瓢）

東　（背一包貨，手拿博郎鼓）（上唱）（二六）一邊走一邊看，一陣陣心跳好胆寒；我在此間用目看，見一口水井在面前。（截）（向四方瞧了一下，取出藥包，再向四方瞧一下，打開藥包，猶豫難受一會兒，將藥灑於桌裙下，聽得後邊有人唱的聲音，即忙搖鼓而下）

吳　（担一担水桶，隨隨便便哼着小曲子，到井邊，弄了兩桶水担下）

（桂、狗，抬一水桶，用木瓢舀了一桶水，狗抬水時，要跳皮而後下）

第二三場　送柴

玉　（背一背柴上）（唱）（二六）上山砍了柴一擔，輕重總有八十一；送與咱的好軍隊，我忙去政府走一回。（下）

第二三場　中毒

桂　（上，拿鞋幫子，一邊唱，一邊縫）（唱）（二六）手拿鞋幫穿針綫，要與軍隊做好鞋；八路軍穿上把賊趕，趕走了國民黨大家安然。（留板）

狗　（提一罐飯，罐上放一個盌）（唱）手裡提着飯一罐，送給我爺到深山（截）姑，我給爺送飯去呀？

桂　今天不送飯。

狗　為啥不送飯。

桂　今天你爺給軍隊送柴去了，回家來吃飯呢。

狗　我還不知道，我倒先把飯吃了。

桂　吃了就吃了，把飯倒在鍋裡，你爺回來熱熱的好吃。

狗　對。（轉身忽然肚子疼）唆喲。（把罐子放在一邊，用手按肚，扎掙疼痛）

桂　（即忙扶狗）狗娃，你怎啦？

狗　我肚疼的要命，唆喲，疼死我了，快，不得活了。…………（要倒的樣子）

桂　不要怕，不要怕，等你爺回來給你請醫生。

狗　唆喲，疼死我了………

（桂一邊安慰，一邊給狗揉肚）

王　（上唱）（緊二六）適才送了柴一担，轉回家中用飯來。（截）（進門）

桂　爹，快看，狗娃肚疼的要命呢！

王　（把斧繩一丟）什麼病，快來我看。

狗　爺爺，我不得活了，肚子疼的要命，唆喲！疼死我了。

王　（問桂）什麼時候得病的。

桂　早上還好好的，吃了飯就不對了。

王　（揉了一陣，沒辦法）桂娃，你先照着，我出去問一問人家，看有什麼辦法。

桂　好。

王　（一出門就看見鄉與團部任醫生）唉，鄉長，我的孫子，今天早上還好好的，吃了一頓飯，忽然肚子疼的要命哩。

鄉　沒有錯，又是一個中毒的。

任醫生　（年三十左右，身掛皮包，帶許多藥）快吃藥。

（三人進去，任醫生把狗診斷了一下）

鄉　他媽的，一定是漢奸特務搞鬼。

任　（取出一包藥）小孩子，把這一包藥吞下去，病就好了。

（狗吃藥後稍靜）

王　(向鄉問任)這一位同志，是……

鄉　這是咱們關鄉的任醫生。有壞東西，給咱們井子裡邊放毒藥啦！咱們莊上中毒的人很多，任醫生治好了幾個啦。

王　那一個狗日的，做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

鄉　一定是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大家留心調查，非把他狗日的抓住不可。

王　國民黨狗日的永不得好死！

任　以後你們在水缸裡邊，放上一個『青蛙』試驗水裡有毒沒有毒。(向鄉)公共用的水井，要派專門人照看。

鄉　對。

王　(問任)同志！你看這孩子要緊不要緊？

任　不要緊，待一會一吐就不要緊了，好好的躺幾天，吃點軟的東西就好啦！

王　這就實在多虧您救命，咱們八路軍真是好！

任　老人家，這沒有什麼，咱們軍隊人民是一家人。鄉長，咱們再轉幾家，看還有中毒的沒有？

鄉　對。(擬走，又站定)老王，狗娃不要緊，你放心。這裡有一封信，趕快的送給區政府，通知各鄉，教大家都小防，還是很要緊的事！

王　對，(接信)我就去。(拿草帽拿紅纓槍匆忙下)

任　（向桂）你把小孩扶到炕上睡下好一點。（與鄉下）

桂　好。（扶狗下）

第二四場　逼刺

黃　（上唱）（二六）適才將見老王政府遞信，要轉回至少在二更；何三回來講一遍，殺死了老王算有功。

東　（背包上）（唱）日落西山天要晚，背着包兒轉回還。（藏）（進門）

黃　今天怎麼樣？

東　上午機會還好，東邊有兩個井，都放藥雖，下午我看人家好像驗井哩，我沒敢動手。

黃　放了一個是一個；何三！

東　唉。

黃　你不是想多弄幾個錢麼？現在有個好機會。

東　啥機會？

黃　今天晚上，有一個人，（指）從區政府回來，一定要走西邊那一條小路，你早一點藏好，等他過來，猛不防把他弄死，我給那邊聯保主任去信，管叫你領一

千塊大洋。

東　唆喲，搞不好就不得了。

黃　不要緊，天黑咧，只有一個人，還是個老頭子，他不防顧，你把胆子放大。

東　唆喲，今天晚上有月亮呢！

黃　有月亮，不要緊。

東　他叫什麼名字？

黃　（臉沉下來）你不要管，你這人眞是，敎你幹嘛，你就幹嘛，你常問上個什麼？

東　我沒幹過還事，心裡害怕。

黃　怕什麼，胆小發不了財。

東　呵喲，這……

黃　何三，我告訴你，我留神多少天，好容易遇到了這麼一個好機會，不能放過去！你非幹不可，就是這事，幹，能發財，不幹，小心你的命。

東　咳！我……

黃　（逼近東，瞪眼）你怎麼樣？

東　我就不願意幹這種事。

黃　好，你反啦，（掏出手槍指東）你幹不幹？

東　我……

黃　（抓住東領口）幹不幹？

東　（猶豫）

黃　（更兇的）說！

東　對，我幹。

黃　那就好，天一黑，你就到那裡等着，那人一定要過來，心要硬，手要快，痛死以後，連夜同那邊去，我給你帶一封信，找那邊聯保主任給你錢，我也另尋地方，不在這裡住咧。

東　你到那裡去？

黃　（大聲的）你又問幹什麼，你是什麼意思，嗯？

東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要是機會不好，不能下手，我該怎……？

黃　（嚴厲的）給你的任務，非完成不可，萬一弄不好，你也往那邊跑，是不是？

東　是。

黃　好，我給你寫信辦手續，找路條子，馬上就去，來。

（東低頭爲難的拿起包子隨黃後下）

東　呃喲，要是我幹了以後在夜上往那邊跑，碰到八路軍自衛隊把我扣住就不得了。

黃　你放心，我給你帶的是邊區這邊辦的路條子，他們會放你過去的。走，跟我來。

第二五場　刺父

東　（背貨包，拿斧頭）（上唱）（二六）手拿斧頭心內跳，今夜晚殺人第一遭，我有心不做壞事逃走了，上邊知曉命難逃。（東張西望，藏在桌後）

王　（上唱）（二六）區政府送了一封信，月光下邊轉回程，一路走的身乏困，抽一袋旱煙再動身。（截）（坐下取煙袋）

東　（見王坐，立王側後，提斧動手，覺得王好面熟，收斧注視，王擦火點煙，更覺此人面熟，將貨包斧頭慢慢放在地下，）你……

王　（駭了一跳，猛立退步，直聲喊三兩聲，手拿紅纓槍指東）你是誰？

東　（渾身打顫要抓王的樣子）你……你……

王　嗯，你……

東　（一把抓住王）你是爹爹！

王　東才。

東　（大哭）爹爹。（下跪緊抱王腿，哭）

王　（一時也不知道說什麽好，撫摸東，二人稍沉靜一會兒）東才，東才，你抬起頭來我看一看。

東　（抬頭）爹爹，我是東才。

王　（細看東後，懷疑的看天，看周圍）這……這是夢吧？

東　爹爹，不是夢，我當真是東才。

王　你……你……你還活在世上？

東　是的爹爹，我沒有死。

王　你……你怎麽能到這邊來。

東　爹爹，我……我是……，

王　你……你怎麽能到這邊來？

東　我……我是開小差，做……做小買賣到這邊來的，爹爹你看，那就是我的貨包子。

王　（看了一下包）你……你站起來。

東　（站起）……

王　（抓東兩肩細看）……

東　爹爹，我是東才。

王　你……你是東才？

東　我是東才。

王　你……你回來啦？

東　我回來啦！

王　（大聲）好！參加咱們八路軍，報仇！

東　爹爹，你怎麼來到這裡？

王　我……我走遍了天下，受盡了痛苦，好容易才走到這個好地方來，這裏是共產黨的地方，是咱們窮人的天下。

東　爹爹，我娘來了沒有？

王　你娘？

東　我娘怎麼樣？

王　你娘……你娘也來啦，咱們一家人都在這裡，走，跟我回！

東　（將包背好）爹爹，走。

王　（拉東手）走，回，參加咱們八路軍，報仇！

（東懷疑的隨下）

第二十六場　全家哭

（桂扶狗上）／（此時桌上點油燈一盞）

桂　（唱）（二六）爹爹去了未回轉，等的桂花不耐煩，放下狗娃出門看，（繞板）（出門）（眺望）（唱）月光下望不見爹爹還。（進門，坐狗旁做鞋）

王　（東隨其後上）（唱）（二六）手摸我兒淚汪汪，低下頭兒心內傷，他妻他母不見面，全家人難免哭一場。（藏）（進門）

桂　爹爹。（驚奇的看東）

王　狗娃，你看誰回來了。

狗　（抬起頭看王）

東　狗娃。

桂　你是哥哥。

狗　（連哭帶叫）爹爹！（撲在東懷）

東　（撫摸狗哭）狗娃！

狗　（仰起頭看東）爹爹，我媽教人家砍死了，我要媽呢。

東　嗯？妹妹，怎麼一回事？

桂　哥哥，你還不知道，咱的娘也死了！

東　嗯？爹爹，究竟怎麼一回事？

玉　嚜？

東　倒究怎麼一回事？

王　嗯（全家哭）（唱）（慢板）全家人一個個淚流滿面，到如今傷心事不得不言；叫東才聽為父細講一遍，你莫要太傷心，咬緊牙關；自那日（轉二六）咱父子上墳祭典，拉走你全家人好不為難；只道你活不了難以見面，一家人離河南進了潼關；我只說到陝西世事改變，誰料想走到處一樣可憐；有一天靠王廟休息一晚，來兩個壞軍隊口出胡言；將你妻拉出了荒郊曠野，用鋼刀砍的她血染衣衫；你的妻轉回來痛哭一遍，一霎時咽喉斷命喪黃泉；你的娘直哭的渾身大顫，她一頭碰死在大路旁邊。哭了聲姥姥媳婦難得見面（合場，全家哭）那……那是姥姥，那……那是媳婦……呵……丟下了小兒女好不可憐，想起了龍王廟教人心顫，你的娘臨死時叫你幾番。

東　（接唱）聽罷言來渾身顫，我的娘我的妻死的可憐：哭一聲老娘難相見，（合場全家叫哭）那……那是兒的娘，那……那是我的妻呀……呵……好似鋼劍把心剜，我只說全家人都在，有朝一日大團圓；韓排長，廟裡行短見，原是我妻被人姦；回頭見了他的面，我定要殺兒報仇冤；轉面我把爹爹喚，你三人到後

來怎樣安排。（留）

王 哎，兒啦，（唱）（二六）聽人說邊區好，難民優待，因此上我三人逃到這邊；到此地政府裡十分招待，又借糧又借款各樣周全；衆同胞一個個相親相愛，好也似一家人骨肉相連；我三人到邊區不過半載，不愁吃不愁喝不愁衣穿；共產黨爲人民寸步打算，八路軍同百姓兄弟一般；好軍隊好政府眞是少見，中國人全靠它收復河山；國民黨到處把人害，多少百姓受可憐；如今越發行事壞，不打日本這裡來；我兒今日回家轉，教參加八路軍報仇寃。（截）

（狗忽然嘔吐喊叫）

東 爹爹，狗娃怎麼樣了？

王 哎，這都是國民黨的罪孽，它暗暗的派來漢奸特務，狠心狗肺，水井裡灑毒藥害百姓，狗娃中了毒了。

東 呵喲，（瘋了似的，一把抱起狗娃）狗娃！狗娃！（看一下王，看一下桂，急的亂跺腳，王、桂莫名其妙，惟恐狗掉下來，兩邊招架着，東最後將狗扔下，昏過去了。）……

王、桂 （一邊扶狗，一邊叫東）東才、哥哥……

東 （唱陰司調）聽一言，把人的心急壞，渾身無力難起來；我强打精神睜開眼，（看王、桂、狗，放聲大哭）……呵……氣得人鮮血滿胸膛，咬牙切齒罵一聲國

民黨，你把我王東才變成狠豺；你害我賢妻老母把命喪，又逼我狠心狗肺把人傷；共產黨愛護百姓人尊仰，你爲何明打暗害喪天良；到如今我成了什麼模樣，害大家害自己壞了心腸；若還不把實話講，惟恐怕全家老小遭禍殃；若還不把實話講，雪地埋人難隱藏，對不起邊區共產黨，對不起同胞大家幫助我的全家老少好心腸；左難右難難心上，思前想後無下場，王東才我低下頭再思再想（繞）有了；（接唱緊帶板）忽然想起好主張，回去先殺韓排長，不顧生死鬪一場；活着投降共產黨，死了報仇也應當；爲人生在塵世上，大仇不報臉無光。這些話不敢對爹爹講，我只得說一套假話脫離家鄉。

（哭白）狗娃，我對不起你。

王　狗娃吃過藥了，不要緊了。

東　爹爹，我……我對不起你們，我……我對不起……我對不起大家！（連哭帶說，低頭落坐）

王　東才，你不要太傷心，我現在把世事看明白了，共產黨八路軍是眞正救中國的人，有他日本鬼子就能打下去，有他咱們老百姓就能活；你回來了就好，明天我帶你參加八路軍，打！把那些苦害老百姓喪盡天良的國民黨壞東西，見了就打，報仇！

東　爹爹，我……

王　你怎麼樣？

東　我……我……啵（低頭哭）

王　我告訴你，從前我們走到處受國民黨的壓迫，老百姓不敢說一句話，現在有共產黨八路軍，我們什麼都不怕了，你不要怕當兵，當兵當了八路軍，救國家救人民，才是真正的光榮。東才，八路軍是咱們老百姓的。

東　爹爹，我……

王　你怎麼樣麼？

東　我……我……

王　東才，至到如今，你還貪生怕死嗎？告訴你，我這麼大的年紀，要是看見國民黨的軍隊，我非打死它們幾個不可，你們是年青人怕什麼？

東　啵，我好難也（唱）（二六）東才難來難又難，話到口邊不敢言；老爹爹那裡催得緊，說一套假話離家院。（截）爹爹，我願意參加八路軍，只是我還有些東西貨物丟在外邊，我要將它拿了回來。

王　你把東西丟在國民黨那邊麼？

東　我……丟在……

王　要是丟在國民黨那裡，東西不要了，小心吃虧。

東　說……就在這邊，不遠。

王　那就好，明天我給噲買肉，好好的吃上一頓，再去取東西，早一點取回，早一點參加八路軍。

東　爹爹，我一定要報仇！

王　好的，我們要報仇。

東　爹爹，你老人家休息了吧。

王　好，大家休息。

（大家作睡狀，東不時睜眼看王等）

東　（見他們熟睡了，叫了幾聲不應），唆（二倒板）全家人直睡的昏迷不醒，（搖板）王東才心有事，坐臥不寧；老爹爹見兒回歡喜不盡，那知曉兒本是犯罪之人；天不明我就要翻山過境，到那裡殺仇人不顧死生；平日裡想家常做夢，今夜晚相見不相逢；殘燈燃燒心頭恨，不殺仇人氣難平；這一去吉凶禍福說不定，父子們團圓杳無蹤。（撓板）（看父撫子依戀不捨，忽聽雞叫連聲）唆！（介板）耳聽得雄雞連聲喚，王東才不敢多留戀；捨不得爹爹年紀邁，捨不得年幼妹妹還有小兒男；恨只恨國民黨做事太短見，害得我全家不團圓，忍淚吞聲離家院，不殺仇人不回還。（截）（低聲哭白）爹爹，妹妹，狗娃，我去了，我要報仇去了。（出了門，又探進去，看了一下全家，決心，下）

玉　（醒來，向空一望）天明了，東才，東才。（不見東，出門去叫了幾聲，轉回去自言自語）唉，這孩子心太急了，忙什麼。桂花！

桂　（醒來看看吹燈）

玉　快起來，做飯。

桂　（不見東）爹爹，哥哥怎麼不見了？

玉　他尋東西去了，就會回來的。（拿起鋤頭）好，你就準備飯，把咱的雞殺上一隻，給你哥吃，我們變工隊今天幫助咱們軍隊鋤草，我就去了。（桂扶狗下）（唱）（二六）手拿鋤頭心喜歡，想不到我兒轉回還；回來後引他把團長見，加丁八路軍報仇冤。（下）

第二七場　回營

東　（上唱）（緊二六）王東才來淚汪汪，有家難歸好心傷；幸喜一路無阻擋，回營來等機會大鬧一場。（截）

（兵甲當東上時，也從下場門慢騰騰的上）

東　侯班長。

兵甲　唉，你回來啦。

東　回來咧。

兵甲　怎麼樣？

東　我要報告副官！

兵甲　好，你來。（二人轉一圈）

貴　（由下場門上見兵甲與東）做什麼呢？

兵甲　回去報告副官，就說王東才回來了，有事報告！

貴　等一會。（下）

孫　（上，貴隨其後，問東）你回來啦。

東　（立正）回來啦！

孫　（向兵甲）你先下去。

兵甲　是。（敬禮而下）

孫　你的手續？

東　（懷裡取出一小紙包，並一個路條子交孫）這是手續，這是路條子。

孫　（看了一下，笑着說）好，你還打死一個人。有辦法，慢慢就能幹起來啦。你今天回來正好，我正打算派韓排長帶人過去襲擊他們一下，你正好引路，下去換衣服去。

東　是。（出門，咬牙點頭而下）

孫　（向勤務兵）叫韓排長去。
貴　是。（下）
韓　（上，貴隨其後）副官。
孫　今天你可以帶一部分人，過（指）那邊邊界上擾亂一下，把他們鄉政府的人抓過來。
韓　副官，聽說八路軍開下來不少。
孫　怎麼，你害怕嗎？
韓　（立起）不害怕！
孫　上邊給我們有指示，在沒有進攻以前，我們要經常部分擾亂他們，破壞他們。
韓　聽說有一次，他們的一個班，把咱們的一個營打死了二十幾個人。
孫　那是由於我們沒有調查，（取出東給的信）剛才我接到那邊的情報，我們可以搞一下，有王東才引路，要快！要迅速。
韓　要是萬一人家那裡有準備，該怎麼了？
孫　不要緊，我可以告訴三營第一連祈連長，教他們也準備，要是你們遇到八路軍的抵抗，他們會來接你們退回的，這你就放心啦吧。
韓　好。
孫　快去。

韓　應當怎麼搞？

孫　怎麼搞，見地方就燒，見東西就搶，見人就拉；你應當明白，一來我們要破壞他們，二來還能讓咱們白幹了不成？放大膽！

韓　好，那我就去。（敬禮，轉身）

孫　還有。

（韓轉身立正）

（笑着說）把年青的女人多抓過來幾個。

韓　（笑）那是一定麼。

（二人分頭下）

第二八場　爆炸

（韓上吹哨子）

（上場門跑上東與兵丁，下場門跑上兵甲、壯一、壯三，都穿軍衣帶手榴彈，拿步槍，兵甲帶短槍）

兵甲　（敬禮）報告排長，什麼事？

韓　我們馬上要過邊區那邊搞他們一下，大家不要害怕，我們有情報，沒有危險，

東　大家準備好，到了那邊，大家都有好處。（向東）王東才！

韓　（立正）有。

東　要你引路，我們先搞鄉政府，抓鄉長。

韓衆　是！

好，下去把子彈槍枝準備好，聽哨子立刻集合。

韓　是。（分兩邊下）

兵甲　侯班長。

韓　（轉身立正）有！

你先到我屋裡，談一談。

（二人進門落坐，東從上場門暗上偷聽）

兵甲　這一次是我們發財的機會，你們可以見人就拉，見東西就搶，隨便搞！

韓　（高興的）上邊讓麼？

兵甲　上邊的意思，就是為了破壞他們，要把他們搞的一塌糊塗才好。

（此時，東咬牙發恨，向左右看有沒有人）

韓　那就有辦法，能這麼樣，咱們的弟兄就不怕命啦。

侯班長，你要留神，碰到漂亮姑娘，你們不要隨便……

（東早就拿出手榴彈，咬牙切齒，渾身大顫的，聽到此處，揭蓋套圈，東張西

望)。

兵甲　(高興，笑着說) 那自然麼，好的總要排長麼。

韓　(得意的點頭稱贊) 唆……

兵甲　哈哈……

(正在他們得意忘形之際，東將手榴彈摔了進去，霹靂一聲，放火一把，韓與兵甲倒地，兵甲躺下不動，韓滿臉血滿手血掙扎打滾)

東　(走了進去，用力踏韓三脚) 你狗日得活！

(後台有人跑脚步聲，東立刻拿出另一個手榴彈，去了蓋，將引綫套在指上兩臂向後背，緊張相待，兵丁由上場門跑上，壯一、壯三由下場門跑上，三人手端槍跑上)

衆　什麼事？

兵丁　(見屍首) 嗯，你反啦，綁起來！

衆　(在兵丁的喊聲中，拉拴，逼進東)

東　(揚過手榴彈，大喊) 不准動！

(衆駭的倒退開來，兵丙盯視手榴彈) 把槍放下！

(衆把槍放下)

弟兄們！

（衆抖了一下）

我們那一個不是可憐人，我們教人家拉了壯丁，人家不把我們當人看，我們受過多少罪：國民黨欺負我們家裡的人，日本鬼殺了中國多少人，他們不打日本，他們教我們打邊區，打共產黨；弟兄們，我剛從邊區過來，共產黨八路軍是最好的人，不壓迫老百姓，跟老百姓是一家人，多少難民到邊區都有吃有穿，我家裡的人，從河南逃難，咱們的軍隊，韓排長這狗日的，把我的老婆强姦、殺死，把我的老娘急死，我的父親帶了兩個小孩子跑到邊區，人家那裡公家幫助，老百姓也幫助，現在有吃有穿；孫副官硬逼我到人家那裡做壞事，我在井子裡下毒藥，毒了我自己的兒子，我幾乎把我的父親砍死！（越說越顫，連哭帶說，大家也擦淚）弟兄們，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有沒有良心，國民黨把我們弄得不像人了！

壯一（大聲喊）我們投降八路軍。

衆（齊聲）投降八路軍。

孫（後台先喊）什麼地方隨便打槍（即即忙忙上）你們幹什麼哪。

（衆有點畏懼）

（看見屍首）嗯，你們暴動。（取手槍）

（東一撲上去，緊抱孫兩臂，撕鬥起來）

（大聲喊）造反了，造反了……

（衆拉孫腿，孫與東齊倒，東奪孫槍）

（壯一向孫打一槍）

呵喲！（掙扎起）

（兵丁再打一槍）

（孫躺下不動）

（衆圍孫，看他死了沒有）

（後台像有好多人急奔，與哨子聲相和着）

壯一　我們快往邊區跑。

東　走！跟我來！

（一齊跑下）

第二九場　見尸

（祁連長，手提短槍，帶兵乙、丙、得貴及兵戊，端槍跑上，把三個屍首翻的看，勤務向後瞧）

貴　報告，連長，那邊有我們的隊伍，向邊區跑。

祁連長：追！

（衆往下跑）

開槍打！

（槍不斷的響着，衆下）

第三〇場　追趕

（東等跑上向上場門一邊打槍一邊走退入下場門，祁帶衆一邊打一邊走追入下場門。）

第三一場　自衛隊

（後台槍聲不斷響着，自衛隊吳老二提快槍，張虎提土槍，劉三左手提紅纓槍右手抓手榴彈，指導員提手槍，四人一湧而上）

吳虎：那邊響槍？東邊。

（四人向下場門遠望）

鄉指：上東山！

虎　……（與劉齊聲說）

劉三　（二十幾歲的小夥子，農民）對！

（四人跑下）

第三十二場　佈防

（八路軍高連長，帶兵子、丑、寅、卯，端槍跑上，四面張望）

兵子　報告連長！敵人從東邊一直往邊區跑來。

高連長　同志們！我們的軍隊（用左手指）壓在左邊山腰裡，跑步！

（衆一齊跑下）

第三十三場　——老礦

（後台槍聲正在響着）

（胡手提紅纓槍從上場門跑上）

（王手提紅纓槍從下場門跑上）

（二人碰倒）

王　（先起立）誰？

胡　（也起立）我。

王　胡老。

胡　你那裡去？

王　國民黨的軍隊打來咧，我非把狗日的『攮』死幾個不可。

胡　東邊槍響呢，走！

王　走！

（王先跑下，胡摔了一跤，跑下）

第三四場　擊退

（後台槍聲還在響着，絲絃懷放桌一面，最好製假山狀圓桌，自衛隊跑上，張虎站在桌上眺望，一邊望一邊說）

虎　狗日的向咱們跑來啦！

吳　（喊虎）爬下，（並用手拉）

虎　（只顧連指帶說）唆，兩股子人哪！

鄉指　（站起壓倒虎）爬下，你不要命啦？

（四人伏下探頭探腦，準備開槍，後台腳步聲愈響愈大，槍聲愈響愈亮）前邊

虎　跑的，好像是逃兵。

(東，壯一、三，兵丁，一邊後望一邊跑上，向上場門打槍)

(擬向東等放槍)

(吳擋虎不許動)

壯三　(中彈)呵喲！(倒地)

兵丁　臥倒，頂住打！

(三人臥下，向上場門打槍，祁帶衆一步一步逼東等退)

鄉指　瞄準，開槍！

兵乙　(中彈)哎喲！(倒地)

祁　臥倒，打！

(此時逃兵打追兵，民兵打追兵，追兵打三家)

注意，那裏只有幾個老百姓，不要害怕，(指中間桌子，最好也用假山圍起來)我們爬到上邊去。

(高帶衆跑上中桌，剛碰到兵丙、戊上桌子，高等連打帶挑，兵丙等，滾了下去，一陣亂闖亂碰亂叫。)

祁　(站起來急得亂叫)快跑，往回跑……

高　(瞄準祁，放了一槍)狗日的，叫！

祁　（腿上中彈）呵喲！（倒地連喊帶爬的回去）（祁所帶之兵連滾帶跑的下去了）

（東等拿着槍，向上兩邊望）

（八路軍向國民黨反動派軍隊跑處，打了一陣槍，高止住，遙望）

兵子　狗日得跑過去了。

兵丑　咱們追！

高　不要去，咱們現在為了團結抗日，我們還是忍讓他們一下，不到他們那邊去。

兵子　（發現東等）這裡還有！

（高等端槍瞄定東等，東等駭的兩手舉槍，將身斜着）

高　幹什麼的？

東等　我們投降八路軍……

吳　（站在桌上）（向高等作遠呼聲）唔唔……不敢開槍，他們是逃兵，聽見沒有？他們是逃兵。

高　（連點頭揚手帶說）聽見了（向東等），你們把槍支（指鼓樓）架到那裡！

（兵丁壯一先架，東也拿槍要架）

王　（連喊帶說，撲了上來）（從下場門上）打！打！……（照定東的頭猛刺一槍

一 ）狗日的那裡跑。

（東，呵喲一聲倒地）

（王把槍『攬』進地去，拔出來，又準備『攬』下去）

高 （中桌上，留兵卯放哨）（一邊喊一邊向下跑）老人家，不敢打……

（捉住王槍桿）

（逃來駭得舉兩手不敢動）

老人家，他們是好人。

（此時胡亦上被吳等下山擋住）

王 好人?!我認得他們是國民黨的軍隊。

東 （臉上帶傷流血，猛起抓王）爹爹！

兵子 （抓住東）不准動！

東 爹爹！

王 嗯，（上前細看）你是東才，你怎麼一回事？

東 （哭訴）爹爹，我對不起你老人家，（向大家作揖）我對不起大家，大家原諒我……

王 （拉東）你倒究是怎麼一回事？

東 唉，我……我對不起大家。（看着大家哭說）

王 （緊捉東）你倒究是怎麼一回事？

東 哎！我……我……

高 老人家，他心裡像是難受的很，慢慢再談，把他的傷揉一揉。

王 （急得很厲害）哎，你把我弄糊塗了。（給東揉傷）

（東半痴半顛的呆着）

（後台許多人，用愉快的口音，誇獎八路軍，緊接着，張抱一篩饃，牛提一塊肉，另外一人農民何大，手裡拿幾個饃，上，兵卯向後看笑了一下，臨前邊仍放哨。慰勞的羣衆可以多出幾個。）

張 （得意的連說帶上）國民黨狗日的『胡搏瓷』看它碰釘子不碰釘子。（見高）高連長，你們有大事，勝利萬歲！大家快吃饃。

高 老人家，謝謝你們！

（張和那個農民及善牛一齊說）

張、農、牛 這算什麼，咱們八路軍、自衛隊，保護大家，我們應當慰勞你們。

（將饃分散八路軍、逃衆、自衛隊）

黃 （提一筐饅頭上）高連長，好的，勝利！我慰勞你們吃。

高 黃先生，你太多心啦！

東 （大喊一聲）聽！（向前盯視黃）

（黃與衆都瞪住臉，不知怎麼一回事。）

黃　（上下打量東覺得不好，打算脫逃連說帶轉身）好，你們在！

東　（上前一把揪住黃的領口，大喊）漢奸！

黃　（强硬的態度）你胡說！

東　你……

黃　我怎麼樣，你隨便咬人，小心你的命！

高　同志，你認得他嗎？

東　（要開口時，又見高連長等，恐怕說出自己也不得了，所以又急又難爲）他……

高　（看出他的矛盾）同志！你有什麼話，只管說，不要害怕，只要你很好的坦白，我們歡迎你，絕對不會難爲你的。

衆　歡迎坦白……（一陣掌聲）

東　（看高及衆，再看王，表示猶豫）我……我……

王　東才，你不要害怕，有什麼話只管講，咱們邊區政府、八路軍最歡迎說老實話的人，不要害怕，快說。

衆　歡迎坦白！……（一陣鼓掌聲）

東　（連哭帶喊）同志們！你們大家不知道，我知道，他叫我給你們井子裡放毒，他教我殺人，我幾乎把我的老人砍了，你們不要吃他的饃，有毒，有毒！（哭

高　用力的扭黃）漢奸！漢奸！綑起來！

（兵子、丑，把黃手背綁起來）

東　（向大家作揖，哭訴）唉，我對不起大家，你們處罰我，國民黨把我害了，我對不起大家。

高　同志！你不要害怕，不要難受，你能坦白說出來，就是好的，我們歡迎你。

東　（還有點害怕）我……我該死……

王　（拉東安慰）東才，你不要害怕，你坦白了好，多少做壞事的人向邊區政府、八路軍真心坦白，大家都歡迎，你不要害怕。

（東放心了，很受感動）

張　（唾黃臉）把你一天還當着人呢，要臉不要臉？

王　（抓黃就狠打）你是什麼東西？

衆　（用槍桿敲黃）把狗日的砍了。

衆　把狗日的砍了。（亂喊亂罵，非常激憤。）

高　（擋住大家）同志們！大家不要這樣，只要他能坦白，有什麼說什麼，改過，我們還要救他，咱們同去開大會歡迎（指逃兵）這幾位同志，同時要教（黃）他向大家承認一切，改過自新。

衆　（應聲如雷）「對！」

高　好，（向逃衆）你們到這邊來，咱們就是同志，我們歡迎你們，請到前邊走！

（逃衆有點不好意思）

（八路軍上去握逃衆手，很親熱的說一些問候、安慰話，拉拉扯扯的推逃衆前走。）

高　（生氣的示意，衆對黃）拉着走。

兵子、丑　（推黃）走！（推黃下）

（高笑嘻嘻的安慰衆，並拉着走，其他八路軍各攜逃兵應酬，老百姓有的高興的誇獎八路軍自衛隊，有的罵黃，很生動的下。）

附記

一、我們演出『血淚仇』是用河北梆子的形式，在前半段多用二板、哭板、按板、快板、尖板等。在比較快樂、興奮的場面（十四場劉二嫂和王桂花對場時）我們就用二板、二板半使調子和感情結合的更好一些。如果在演出時，當地的地方形式比梆子還爲群衆所熟悉（如老調，哈喝腔，大秧歌等……）不妨大胆的用群衆所更熟悉的形式。

二、劇詞多用的是陝北地方話，我們演出時爲了使觀衆更好的接受，就在劇詞上稍加修改用了一些當地的方言。

三、演出時服裝、化裝都是和現實一樣。在有些場面上加了一些景，（如十四場王桂花家就佈了一個炕）動作也盡量求得現實，如做鞋、捻麻繩等……雖沒有導具，但也是現實生活眞實的表演。

晉察冀軍區政治部
火線劇社舊劇組　七月二十一日

血淚仇

（劇本）

著者　馬健翎

印行　張家口市解放大街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

總經售　張家口市解放大街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

分售　邊區各地新華書店支店　總分銷處及各大書局

定價　每冊二百五十元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出版

1—5,000

晉察冀

定價二百五十元